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9年8月15日第18期 总第262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62期

北师大二附中 文革专辑（下）

第四章 靳正宇，年轻的冤魂

他被红卫兵残忍虐杀

【附录】

1. 他曾是深受学生欢迎的青年才俊
2. 靳正宇老师何罪？
3. 我高中时的老师——靳正宇（张爱园家）
4. 老夫子 vs 先锋派（乌龙茶社）

第五章 牛棚，血腥的地狱

【附录】

1. 关于高云校长文革中是否被送进火葬场的调查一
2. “八二五”晚我送高云去医院急救（一个护校队员）
3. 关于高云校长文革中是否送过火葬场的调查（刘群）
4. 关于高云校长文革中是否被送进火葬场的调查二

第六章 老师同学：全校范围的迫害

1. 全校老师：侮辱残害，全无名目
2. 同学：侮辱、围攻、驱赶、殴打，不计其数

【附录】

我遭遇的“八二五”（钟山）

母亲刘云与师大二附中（叶林明 叶林辉）

第四章 靳正宇，年轻的冤魂

他被红卫兵残忍虐杀



靳正宇是年轻的复员转业残废军人，北京师大二附中语文老师，文革“八二五”惨案中被本校红卫兵打死。

1966年大约7月，二附中红卫兵把学校所谓“牛鬼蛇神”即校领导和“有问题的”老师们拘禁起来，关进了“牛棚”，靳正宇即身陷其中。“八二五”之前，因不堪折磨，靳正宇逃出了劳改队。

厉益森老师（教导主任，文革后担任书记十余年）：

在劳改队里，我和靳正宇被打得最厉害，都走不了路了，每次吃饭，就由劳改队长邹××给我们俩带回点来。只许带一个窝头，掰两半，分给我们俩吃。邹也是关在劳改队里的，后来教外语了，他连右派都不是，就是反右时候有点所谓“言论”；红卫兵认为他问题轻，就让他当队长。

胡启新同学（66届初一学生）：

听老兵（指文革中第一批红卫兵）的同学说，靳正宇乘一个雨夜，穿雨衣逃出了校门。老兵那时自顾躲雨。

厉益森老师

靳正宇被打得受不了了，就逃跑了。

ZHXX同学（老红卫兵外联组成员）

我在红卫兵外联组，我们负责外联工作，还管着红卫兵公章，开介绍信等。有一天，学校接到天津市公安局电话，说靳正宇在他们那里，让接回学校。

季焯：

他是被公安局抓还是自己到公安局的？

ZHXX 同学：

那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是被抓还是自己去到天津市公安局的。只知道天津公安局打电话给学校，让接回学校

金天相老师：

他在劳改队逃跑，……跑就跑了嘛，到了天津，还跑到公安局自首！结果叫公安局给送回来了，那能有好？！

白胜喜老师：

他怕被打死从劳改队跑了，过半个月（？），他突然回来自首，红卫兵就把他打死了。

厉益森老师

他去派出所不是自首，是去寻求保护。派出所又把他送回学校。被送回后就被红卫兵毒打致死。把他送回来前，据说他担心回学校挨打，警察说：我们跟他们（红卫兵）说，让他们别打。

崔胤魁老师

他逃跑后，到天津公安局是寻求保护，结果又让公安局给送回来了。

杜平老师：

他逃出劳改队，跑到天津他姨妈那，他姨妈害怕没收留他，结果到派出所寻求保护叫红卫兵打死了。咱们学校总务主任王杰也逃跑了，他农村出来的，跑出去钻玉米地庄稼地什么的，逃过一劫。靳正宇不行啊，他是城市的，他哪知道呀。

ZHXX 同学(原红卫兵外联组成员)：

那时候学校就是红卫兵管嘛。红卫兵派管保卫的刘××和我，我是红卫兵外联组的，去天津接他。在公安局他说：“我不敢回去，怕挨打。”

季焯：

有人说刘××打人很厉害，靳正宇是不是怕刘××打他？

ZHXX 同学(原红卫兵外联组成员)：

那我不知道，也可能他是怕刘××打他，所以当着警察说怕红卫兵打他。我们俩都向他保证不会打他，就把他带回来了。就是“八二五”那天。

结果我们仨下了火车，坐汽车到学校。我们仨并排，他走在我们俩中间，也没有绑什么的。刚到校门口，就听那边喊：“杀红卫兵啦！”一群人边跑边喊，非常可怕。

季焯：

边跑边喊？从哪儿跑来？

ZHXX 同学：

从校外往学校跑。【注：当天中午，以高二1为主的红卫兵带人到同班曹滨海家造反，曹滨海激怒中挥刀砍伤红卫兵陈涵实，由此引起红卫兵疯狂报复，引发北师大二附中“八二五”惨案。此为在场红卫兵等回校报信。】

王骥同学（66届初三六）

据说是高二1班老红卫兵钟××飞跑回来报信的。

金天相老师：

靳正宇在劳改队逃跑，找死啊！这一跑，红卫兵肯定不会放过他。

胡启新同学：

靳正宇逃跑后，老兵同学恨得牙痒痒的，说要抓到他，非打死他不可。果然不久有一天，我在学校里听到有人喊，靳正宇抓回来了！

ZHXX 同学（原红卫兵外联组成员）：

混乱中，我突然看见靳正宇拼命往学校里面跑，我们俩当时都惊呆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想叫住靳正宇可是叫不住，如果叫住我还可以挡一档。然后就看见红卫兵追着打他。

郭玉同学（66届高二1学生）：

我看见靳正宇抱着头往学校里面跑，顺着校门口那条路，笔直的路。红卫兵拿着棍子在后面追。

胡启新同学：

（听到有人喊靳正宇抓回来了）我就赶紧往校门口跑，看到靳正宇拼命从校门口往操场跑，两三个身手矫健的老兵手持垒球棒在后面追。跑了有30米，靳就被追上，被追上的老兵两棒子打到后脑，栽倒了。后面又涌上来一伙人，手里都有棒子。我一看这架势，多半出人命，看不下去，就走了。后来听说，一个小时内就被打死了。

刘贺先同学（64级文科班学生）：

我看见靳正宇被打得在操场上滚来滚去。

赵文滔（二附中田滨老师的丈夫）：

语文教师靳正宇被打了个半死，自料逃不过一死，回到家，用一条带子，把脖颈挂在门把手上，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回忆录《伤害》

白胜喜老师：

不可能是上吊，因为不会放他回宿舍。靳正宇死不是自杀。。

杜平老师：

高云（时任二附中副校长）说：“八二五”那天晚上，在劳改队里，靳正宇和他一起躺着（给打得动不了）。靳正宇叫高云，高云给打昏了，没气儿了，没答应，靳正宇推他他没回声，靳正宇以为他死了，就哭；后来靳正宇用腰带勒住自己的脖子，高云醒了，说：你不能这样，你不能把自己勒死。

季焯：

他要自杀是“八二五”那天吗？

杜平老师：

对，是“八二五”那天。

崔胤魁老师：

在劳改队里，靳正宇要自杀，拿根绳子，我拼命拉住他，说：“你不能死！你死了就更说不清楚了！”他说：“我活着实在没意思了！我活不成了，内脏都打烂了！我实在受不了了！”

厉益森老师：

他被打得内伤，送到积水潭医院，不到一周去世

杨涵老师：

说是他内脏全打烂了，送医院没几天就死了。

一位当年的护校队员：

“八二五”事件当天也没太注意他的情况，……记不清当天夜里还是过了一两天的夜里十二点左右，负责看守小食堂（劳改队）的初中小同学跑来找我，告诉说靳正宇快不行了，然后赶（紧）找了当时红卫兵在校的负责人告之，并马上找了辆平板三轮，把靳抬上三轮，教（叫）刘老师（当时也被关在劳改队）跟车守护，由 ZHYH（初二三班的红卫兵）和我一起登车赶往积水潭急诊室抢救。当时靳老师处于昏迷状态，眼卷（圈）发黑，至今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急诊室是在地下室，安排在观察室，向（问）大夫病情，大夫简单查看了一下给输上液，告之要观察一段，让我们先回去。我和张商量了一下留下刘老师守护。回到学校已深夜，第二天一早赶快向领导汇报，然后又拽了个老师，蹬着平板车赶往医院，到急诊室门口就见刘老师在门外呆呆地站着，一问说靳清晨就逝去已送太平间，再找大夫已下班回家。我俩只好拉着刘老师回（学校）汇报。后事怎么处理的我就没再参与。……时间约在 8 月 26 至 28 日的五六点左右。

崔胤魁老师：

“八二五”他被拉走就再也没回来，后来听说他死在医院了

赵东辉同学（66 届初三 4 班）

“八二五”之后，我看见小孩在操场上踢靳正宇的假手玩儿，踢来踢去的。

ZHXX 同学（老红卫兵外联组成员）

靳正宇被打死了。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保证，不打他的时候是很真诚的。

B 老师

听说文革后学校派人去上海他家慰问，还有老父母在。哎，也就是去那么一

下吧，人都没了……

厉益森老师

后来他家人到北京来了，他父亲，好像还有表兄弟什么的，非常通情达理。

杜平老师

靳正宇死，他妈妈不知道……

【附录】

他曾是深受学生欢迎的青年才俊

在我的调查过程中，师生们众口一词，都说靳正宇老师十分受学生欢迎。富于才华，对学生热忱，应该是他受学生欢迎的原因。

厉益森老师（教导主任，文革后任二附中书记十余年）：

靳正宇当过海军，转业后上的北师大。右臂断了，是木头的假肢。在部队军事训练时出的意外。他板书都是用左手。教语文，当班主任。

张爱国家（67届高二1学生）：

靳老师戴付眼镜，样子很斯文。他只有一只胳膊，另一只是假肢，包括手。双手戴着白手套，也许是为掩饰他真假手肤色的差异吧。（博文《我高中时的老师——靳正宇》，下同）

厉益森老师：

靳正宇工作非常负责任，非常认真。

林福智老师等：

他和学生关系很好。

崔胤魁老师：

他和学生关系太好了！

朱元同学（66届高三2班团支部书记）：

靳老师高一教我们语文，同学总的评价教得不错，人也不错。文革初批判老师，批靳，我们班几乎没人写大字报（这是我凭记忆的结论）。

叶洪海同学（66届高三2班学生）：

靳正宇老师曾教过我们语文。同学们都喜欢听他的课，讲的有深度，有内涵。是一位有才华的老师！

朱元同学：

靳老师向我们推荐过多篇鲁迅的杂文，大家学习兴趣很高，学了就用——在班上形成一种尖刻的文风。

陈天感同学（66届高三2班学生）：

他左手写字，写得特好；教课教得特别好，教学方法也特殊，和别的老师不太一样，比如他带男生去春游，骑车去八达岭，回来出壁报，写作文。我们班同学都喜欢他。

曹新书同学（同上）：

我还记得靳老师写的打油诗，其中一句：“鞋垫出来了……”靳老师挺幽默的，和同学们的关系融洽，左手写的板书很漂亮，还帮助我们小组出过墙报“萤火虫”……

我永远不会忘记靳老师在寒山寺拍的照片。唉！唉！唉！

朱振海同学（同上）：

靳正宇……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左手板书，字也写得很好，我也学他怎么用左手写字，所以到现在我也可以左手写字。

王树谷同学（63级文科班学生）：

听说他组织学生文学沙龙，在他宿舍里，摆上花生瓜子什么的，搞文学沙龙。

ZHXX同学（67届初二3班学生）

靳正宇教过我们，教得非常好，我印象很深刻。

陈涵实同学（67届高二1同学）：

（同学）告诉我把樊西曼打死了，把姜培良捎上了，还把靳老师也捎上了！我听了，我那心哪，没法形容，……我心里特别痛苦特别难受！……尤其是对靳老师，我对他印象相当不错，他当隔壁教室的班主任，我对他印象相当好。

张爱国家同学（同上）：

据说他独身一人，住在学校的一间小屋里。他的同事说，他平时……还喜欢做点打油诗。有一次小偷到他的小屋里偷了东西，他给小偷写了一篇《告梁上君子书》：“你如饿，有点儿冷窝头，你如渴，就烧点水喝，这里还有几本书可读。”这也是他的生活的写照。

厉益森老师：

他和别的老师一起住集体宿舍，不是自己一个人住小屋。

赵炳智：

当时觉得《告梁上君子书》写得幽默、实在。

季焯：

这首诗，说是打油诗，可是我感觉，它很有五四以后白话诗的味道，文面浅白，其实蕴藉挺深厚的，既看到他对自己境遇的自嘲，小幽默，又能感受到他的悲天悯人的情怀。

崔胤魁老师：

靳正宇这个人身上还保留着少年的纯真，非常善良。

厉益森老师：

他非常有才华，古典文学底子雄厚。

杜平老师：

最近遇上语文组一位资历比靳正宇老的教师，聊起靳正宇，她说：“语文组我就佩服靳正宇，学问真好，太有才了！”

崔胤魁老师：

靳正宇这个人非常有才华，读了很多书，古典文学底子非常厚实。他还多才多艺。他的素描非常好。

季焯：

您是画家，科班出身，搞专业的，您说他的画好那肯定是非常好了。他右手残疾，是左手重新学画？

崔胤魁老师：

对，是左手画。不光是画，他动手能力也非常强。

张爱国家

有一次在班上听录音报告，是靳老师用录音机播放给我们听的，这是唯一一次与他近距离接触。他用一只手摆弄录音机，却非常熟练。

文科班同学

我们到农村开门办学，照片都是靳正宇老师拍的，一只手，非常熟练。

杜平老师：

靳正宇后来放录音，管电教，我清楚记着在河北村开门办学时有一次他提着录音机和我一起走，过河。他帮我做过上课用的历史地图，李自成起义军流动路线图，在地图后面安灯泡，一按，“歛——”，灯亮了，那路线就出来了。他聪明，电教干得好。

WLCHSH（65届高三2班毕业生）：

正宇人如其名，配得上“气宇轩昂”四个字。第一长得帅，高高大大，相貌俊朗；第二衣着打扮在不着痕迹中显出时尚。同样的中山装，量身定做的就是不同。垫肩把衣服平平整整卡在合适位置，前后都不出褶子，裤线平直，简捷利索，黑皮鞋总是一尘不染，在北京这样风多土大的地方，这鞋肯定天天打理；发型也新潮，黑黑亮亮地背到后边，一丝儿不乱；不仅仅站住了玉树临风，走路行动轻快敏捷，自然带起一阵风。按推测，年龄比我们的老夫子（指作者所在高三2班主任，语文老师，靳正宇同学）大，但充满青春活力，便更显年轻。给人留下极大想象空间的是他没有右手和曾经在东海舰队做过海军，展开想象就是我们高中女孩的事儿了。……仰慕，绝对仰慕！

一次不知什么原因，老夫子缺席，我们班暂时由先锋派（指靳正宇）调教。那感觉，

完全和老夫子不一样，至今讲什么内容全忘了，就剩下“音容笑貌”至今还没散去。那是一个中国作家访问东欧某国的纪事篇，实在记不住哪个国家了。正宇往教室一走，啊，他来了耶！他简捷说明是来代课，便极尽潇洒地用左手抄起一根粉笔，转过身去，微微向左侧身唰唰唰，写下了课文标题。好书法！好板书！我右手一辈子也写不了这么好。用现在时髦说法就一个字：酷！他用优美的男高音发声，讲课风格活泼轻快。他不时激昂，不时儒雅，但始终散发着青春活力。我不错眼珠地盯着他看，跟着他走进一个欧洲绚丽的城市，鲜花和喷泉，歌声与阳光。后来我去过欧洲城市，便偶尔愣神，觉得这里面熟，这宫殿样的建筑和灿烂阳光，该不是正宇带我去过的那个地方？导游在我面前幻化出正宇激情四射的音容。

老夫子和先锋派各自带领自己的团队，两个班的男生女生们也都暗中较劲，给自己的班主任争光。在成绩上，我们二班总是略居下峰。老夫子，我们已经尽力啦，不是我们无能，是一班太厉害。

愿正宇在那边知道，你音容笑貌活生生的，没有离去，常驻我心的一角隐隐痛着的地方。《老夫子 VS 先锋派》（WLCHSH 博文 2006、5、5）

季焯：

我初写本节时，对靳正宇是不是“青年才俊”心中是存有疑虑的，经过访问老师同学们，了解了很多材料。特别是读了 WLCHSH 的文章，靳正宇老师在我心中活了，他的音容笑貌活生生呈现出来，他的学识才气与激情融就的强烈的感染力透过纸笔喷发出来。这样的年轻教师，哪个学生，哪个不持偏见的人，能不被他吸引呢！

【附录】

靳正宇老师何罪？

靳正宇老师活活被红卫兵打死，罪名是“大流氓”。

文革前他曾被二附中党支部姜培良书记组织批判过；风闻他被批判的罪名，是“生活作风问题”。

一、调查缘起

季焯：

几十年来我一直以为靳正宇就是有“男女关系问题”。2013年校庆见到老师们，我还自以为是地为靳正宇抱不平，说：“他一个年轻单身男子，有点男女关系的事算什么呀。”

老师们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其实没事，他就是在初中学生的本子上随便写了点什么，挨了批。”“没什么过头话。”“唉，没什么事！”

朱元同学（66届高三2班学生）：

靳老师高一教我们语文，到高二换了老师，在班上没讲过原因，在团支部也没讲过。我当了三年团支书，到靳老师被打死了，才知道是“作风问题”但不知一点具体情况。当时我想肯定不在我校，肯定不很严重（因为他是未婚老师，可能就是谈恋爱）。

季焯：

不少同学听说靳正宇没有男女关系问题，反应都是惊讶，这样我才决定把曾经被批判、从而导致“八二五”被当做“大流氓”活活打死的靳正宇老师的事情搞个清楚。

二、调查结果：“没有男女关系问题”

关于靳正宇文革前被批判的事由，因个人能力所限，除了几位老师之外，我所调查的学生，只有65届高三2班（靳为高三1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几位学长，他教过的66届高三2班若干同学，63级、64级文科班几位同学，以及67届初中一位同学。

季焯：

所谓“男女关系问题”，事情详情如何？

栗卫民同学（66届高三2班学生）：

姜培良在会上说他冬天打雪仗往女同学脖子里塞雪球。

季焯：

只是这么件事，能构成流氓罪名批判？还有什么事？

LZHZH（65届高三2学生）：

一班有些同学，特别是一些女生，与靳老师走得很近，经常有一帮同学聚到靳老师宿舍聊天，一班有一个叫XH的，对当时（批判靳正宇）的情况很清楚，我记忆中的多是听他讲的。譬如说，靳在宿舍里拉上窗帘，对着灯做手影，出来很多怪影，大家都很害怕之类的，还有，他们班还有一个叫×××的，据说与她似乎也有些关系。她似乎对靳老师很依恋，听说是让她揭发靳。

WLCHSH（65届高三2班学生）：

有个原来一班的女生大胆追求过这位班主任，传出去学生没被责备，老师却受到批判。……我们女生跟现代女生一样喜欢作“粉丝”，没有机会追逐台上灿烂的明星，仰慕老师是心理发育正常男孩女孩们的共性，……学生追求老师也不能算老师的错，鲁迅先生被许广平女士追了，还成了好姻缘，许广平没错，鲁迅更没错，怎么正宇就错了呢？

常学谦老师：

靳正宇，军人，转业的，跟女同学，其实也没大事，就是那女同学对他挺好的，结果他倒了霉，被打死了。

崔胤奎老师：

这事本身是强加的。这女生我知道，在×××住，父亲是××××。这事不是确切的，连刘少奇，刘克思，都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靳正宇就是一教书的，文质彬彬的……

金天相老师（靳正宇大学同学，二附中语文组同事）：

就是新年他们班开联欢会，很晚才散，有个女生一直没有走，他也陪着，没有别的什

么，结果就成了生活作风问题。资产阶级生活作风。

厉益森老师：

文革结束后给靳正宇定性，是我主持的，我那些年担任二附中书记。结论大意是：没有师生之间的男女关系问题。因为打死他的罪名就是“大流氓”，所以就这个问题下结论。他根本不是流氓。什么事也没有。就是一个女同学找他谈话，谈到很晚，在语文教研室。那女生没有回宿舍，他就陪那女生在教研室呆了一夜，什么事也没发生。但那时就揭了出来成了罪状，流氓行为——文革时那个学生应该已经毕业了。

季焯：

这个女孩子的“大胆追求”，这什么也没发生的教研室一夜，从此陷靳正宇于万劫不复之中。长期的禁欲教育，使正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对“性”既无知又敏感，其思维逻辑就是：“作风问题”就是“乱搞男女关系”，文革中就变成了“大流氓”，红卫兵以此将他活活打死。

三、悲剧的缘起：靳正宇 1964 年曾被批判

季焯：

1964年“阶级斗争为纲”主导了全社会，二附中党支部抓住了这个所谓“男女关系问题”，并将之上纲上线到“与无产阶级争夺青年”的高度，对靳进行了批判。批判逐层开展，教师面对面批判会，在任教班级中消毒，并扩展到文科班学生中。

杜平老师：

靳正宇是牺牲品，怎么那么倒霉呀！他被姜培良抓了典型。全国都抓阶级斗争，姜培良是基层干部，也只能跟着上面走。

栗卫民同学：

男女关系问题是中国历代政治把人搞臭的一种手段，现在还是如此，老百姓往往对这

种事津津乐道。

季焯

“作风问题”是当年对靳正宇进行思想政治批判的契机，也是文革中他依此被诬以“大流氓”罪名被暴徒活活打死的直接原因。而当年对他进行批判，目的是政治问题。

杜平老师：

开靳正宇的批判会，我就参加了一次，姜培良主持。面上没说与女同学事。姜培良自己倒没说什么。他这人从来也不是太板个脸。

Y老师 D老师：

在教师批判会上，一位女教师发言火药味十足，搞得老师们在下面都不由得想：“你们是同学呀，干嘛这么狠哪！”

季焯：

据说批靳正宇的时候，姜书记整了材料？

崔胤魁老师：

那时候我管印材料，全校的卷子讲义文件什么的都是我印。姜培良那次印材料，不让我印，他自己来。可是印完蜡纸扔那儿了，我捡起来对着灯光这么一看，嘿，是靳正宇的材料。

季焯：

据我了解，这材料至少发到第一届文科班全体学生、第二届文科班团员手中。那么，批靳正宇的（包括印发给学生看的材料里写的）到底是什么问题？据我调查所得材料，试归纳靳正宇“罪名”如下：

- 吹牛

Y老师：

哎，他那嘴欠，训练出的事故，他跟学生吹牛，说是战斗中受的伤。

栗卫民同学：

他当过海军，据说他自己说他的手是解放一江山岛时被国民党的炮弹炸掉的，但学校告诉我们是不遵守纪律私下玩武器被炸掉的。

WLCS（65届高中毕业生）：

正宇从来没（对我们）说过什么原因丢掉的右手，按说自尊如他，绝不会拿自己最惨痛的经历作谈资。他残疾过，他心始终没残。他没在家靠残疾补贴活着，读完大学，靠学问教书，靠工资过活。上帝公平，给自强不息的人机会发展，有风度有学问有吸引力是努力修来的，哪样是能够骗来的，这有什么可批判呢？他打仗伤残和走火致残有什么两样。就跟张国荣自杀了，粉丝们伤心欲绝，你管他同性恋还是抑郁症？何必毁坏人们心中美好形象呢？

栗卫民同学：

他文学有点水平，但也不是像他在自己写的诗里吹的那样文起八代之衰。讲课时有点炫耀。

● 给学生作文评语“小资情调”

Y老师：

他在初中学生的本子上随便写了点什么……也没有什么过头的话。

杜平老师：

他给学生作文评语不是简单的全一样的比如说中心思想突出条理清楚啊什么的，说他批改作文都是些小资产阶级情调。那次批判靳正宇会上，净是那女老师说了，捧着学生作文，念，然后就批他。记得有个学生写雨后放学回家，一路嬉笑，树一摇晃，落下好些水珠，大家哈一笑。靳正宇的评语是感觉挺清新的，挺短的，“像小提琴曲一样”。就批他这评语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我听着还挺好的，我也教过一年语文，这样的评语我还真写不出来。当时我就想，这有什么可批的！后来我知道他们俩还是同班同学！

● 旧文人情怀

栗卫民同学：

他的诗是古体诗，写的不错但有点狂，……按当时的要求他的诗没有什么革命理想，还是古代文人的情调。靳正宇自身有些缺点，我看主要是恃才傲物，群众关系不好，看不起别的老师，言语中多有讥讽，在语文教研组和其他老师中关系好的不多……

季焜：

有人说他看不起人，和周围人关系不是那么协调？

厉益森老师：

他没有和同事关系不好，关系很好的。

金天相老师：

他人缘不好？没有，他性格很浪漫的，爱开玩笑。

崔胤魁老师：

也可能吧。你想他那么有学问有才华，和那些不懂的人说得到一块儿吗？和他们说什么呀？！他跟我关系就非常好，一点架子也没有，非常聊得来。也不在意我是右派。他就是太倔强太耿直了。靳正宇这个人……非常善良，正派，耿直。

● “对现实不满”

杜平老师：

困难时期没吃的，他回上海（探亲），在单身宿舍书架上留条：致梁上君子：我只有几本书，还有点挂面，你再来就没了。讽刺小文，困难时期。

张爱国家(67届高二1学生)：

他的同事说，他平时……还喜欢做点打油诗。有一次小偷到他的小屋里偷了东西，他给小偷写了一篇《告梁上君子书》：“你如饿，有点儿冷窝头，你如渴，就烧点水喝，这里还有几本书可读。”这也是他的生活的写照。

金天相老师：

文革中红卫兵抄出他的日记，上面写的三年困难时期“家徒四壁”，这还了得！反动嘛。

刘贺先同学（64级文科班学生）：

不是文革中红卫兵抄出他日记，是64年批判他的时候就有这句话，当时组织我们团员批判他，就说困难时期他写“家徒四壁”，还有给小偷写的说他只有点挂面什么的。

● **“与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

徐中伟同学(64级文科班)：

当时公布了靳的诗词，简介他的表现，主要批判他我行我素，与党离心离德，以及他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和情调。

栗卫民同学：

64年靳正宇开始被整，当时正值四清，阶级斗争为纲。靳的问题是政治问题，男女关系问题姜培良只是一带而过不是重点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人和事。

季焯：

文科班纪念册中63级一位同学写：姜书记给每个学生都发了靳正宇的材料，“目的就是使同学们明白，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斗争就在我们身边。”

季焯：

材料里整的、也就是给学生看的到底是什么问题？

崔胤魁老师：

还真没什么，就是学生听他的不听上面的事呗。他和学生关系太好了！学生简直是光听他的，可以不听学校领导的。这还不挨整！

栗卫民同学：

他和各级领导关系也不好，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不靠拢组织不积极要求进步。

季焯：

不靠拢组织不积极要求进步，却又和学生关系太好，这才是靳正宇之被整的关键原因。我看到二附中64—65学年文科班工作计划，除“健康工作要加强”外，全部落实到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特别是强调：**揭发家庭、社会对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认识与剥削阶级争夺青年一代斗争的严重性。**

显然，二附中党支部和姜书记自觉地把对靳正宇的批判，纳入了“与剥削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中。

可是我相信，靳正宇并无意与组织对立，我当然更不相信他是所谓“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我只是看到了一个浪漫的文学青年之不谙世事，不懂阶级斗争的厉害。

四、1964年批判后学校方面对靳正宇老师的处理

● 取消高中授课资格

季焯：

批判后靳正宇被剥夺了上课的权利。就是张爱国家、文科班等同学看到的，在学校打杂，熟练地用一只手使用录音机、照相机等各种器材。只是他永远低头进出，再也不和学生说话。

陈天感同学（66届高三2班学生）：

靳老师好像是高一下学期还是高二教我们的？……不知道他（靳老师）挨批，不知道为什么不教我们了，因为觉得他教得不错……

曹新书同学：

后来不知为什么不让靳老师教语文课了，……

于海宁同学（67届高二1班学生）：

我不熟悉靳老师，唯一印象是他到我们班放录音。不爱说话，感觉他人很内向，

躲闪甚至有些神秘。

ZHXX 同学（66届初二3班）

不过他还给我们上过课，否则我怎么会觉得他讲课特别好呢。我们是64年秋天入学的。忘记是不是代课了。

● **在任教班学生中消除其影响**

栗卫民同学：

二附中党支部也在靳正宇任教的班级努力消除其影响，包括在部分同学中传达靳正宇的问题，包括生活作风问题。

LZHZH（65届高三2学生）：

批判靳老师大概是高二下学期。当时限于一班（靳正宇任班主任及语文老师的班级）范围。我因是住校，与一班同学往来较多，听到一些……

栗卫民：

姜培良确实到我班专门谈过靳正宇的问题，我也是那时看到了靳老师写的诗。靳正宇的作风问题姜培良在会上和同学讲过。

陈天感同学\曹新书同学：

靳老师不教我们了，我们办的墙报“萤火虫”也不许再办了……

栗卫民：

我从来就狂，不听老师话，老有自己的想法，老师批我“自以为是”，我更不以为然。靳正宇教我们班，欣赏我的作文，老给我高分，在班上讲评，给高评价。结果把我和靳正宇联系上了，说我受他影响。其实在课下靳老师基本没有和我说过什么话，课上也基本不叫我回答问题。

最终我被姜书记抓了典型，高二撤了我的干部。我成了姜书记亲自帮助的对象。还好，我没使劲坚持。我认了错后，作为思想革命的典型，让我到初中去讲如何在灵

魂深处闹革命。

朱元同学（66届高三2班团支部书记）：

姜对靳是保护的，方法也正确的。这里要特别说一下我们班的文风整顿，靳老师向我们推荐过多篇鲁迅的杂文，大家学习兴趣很高，学了就用——在班上形成一种尖刻的文风。（我们班的文风）整顿，就事论事，没有一次与靳贴边。开篇批的是我写的一篇小组日志，……我心服口服才在班里开班会整顿。班会上点名（文章）就有五六篇，我想我打头，同学肯定不会太紧张。整顿以自我批评为主，自己检查自己文风自己批评，没有过关，大会批评环节，见好就收，也没有大会总结。我详细说这一段，就是（想说明）姜对靳对我班出现的问题，处理是慎重的，是讲政策的（即使按今天的政策），是基本正确的。

● 对靳的批判扩展到文科班

季焯：

对靳的批判还扩展到第一第二届（即63、64级）文科班。文科班纪念册中，一位63级文科班同学写，姜书记给他们每个人都发了靳正宇的材料。靳正宇并没有教过文科班，但文科班是中宣部教育部等经北师大下达的任务，由姜书记亲自抓的重点实验班，文科班学生身上背负着成为党和国家意识形态领域高级后继人才的重重大期望，故而思想教育抓得特别紧，待遇特殊。

王树谷同学（63级文科班学生）：

给我们看过靳正宇的材料

×××同学（63级文科班学生）：

材料里没有生活问题，都是他的错误言论……看完就收回去了。我认为姜书记是讲政策的。

季焯：

我向64级文科班当年的团员了解：“当年进入文科班后，党支部姜书记有没有向你们团员讲过靳正宇的问题，或组织你们团员批判过靳正宇？”

赵炳智（64级文科班学生）：

我印象里是没有（面对面批判靳正宇）。当时（文革前）觉得《告梁上君子书》写得幽默、实在。

刘贺先同学（64级文科班学生）：

我记得姜在团内公布过靳的错误言论，好像没有当面批判，发材料让我们看，目的对团员进行思想教育。大家对《告梁上君子书》印象挺深的。我感觉姜培良还是要用靳正宇的。

徐中伟同学（64级文科班学生）：

有过这事，不是面对面批判。似乎是姜为了培养文科班学生的政治水平而开展的。

杜平老师：

我文革前和靳正宇有比较多的接触，……我感觉他那时还不是很情绪低沉，好像是他觉得自己还有希望，想好好干。

季焯：

当初姜书记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他组织的对靳正宇的批判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当然更想不到他自己竟然会和靳正宇一起在同一个“八二五”惨案中被自己的学生活活打死！

五、靳正宇老师就这么消失了

季焯：

看了我整理出的靳正宇老师的材料后，于海宁同学的反应最典型。

于海宁同学：

读了这篇文章，我仍觉得他的形象很模糊，甚至他是哪年出生的，被迫害死时多

大岁数，籍贯是哪里，在部队几年，师大哪个系毕业，在二附中工作了几年？对不起，我还是一无所知。我真感觉这些人白死了。心里很堵。

季焯：

我们确实不了解靳老师。从访问老师和网上，我了解并归纳如下：

靳正宇，上海人。五十年代参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服役。受伤致残，复员，到北师大中文系读书。1960年毕业后分配师大二附中教语文。大约在1964年上半年受批判。1966年8月被本校红卫兵打死。

除金天相老师外，我尽己所能，只找到两位他的大学同学。她们给我的回答如下：“我们那个班太大，只知道他是复转残废军人，比我们大，沉默寡言，又是个男同学，从没有接触过。”

二附中同事也没有人能准确说出他的年龄。

金天相老师：

他哪年出生的我也不确切知道，他比我大，他当过兵嘛，转业的，我38年的，他应该是36年到37年的。

曹新书同学：

靳老师教我们时（63年9月至64年7月）27岁。

季焯：

还是只能估计。算起来，他是1936年9月至1937年上半年生人。1966年8月底被打死时29不到30岁。我们还是不知道靳正宇老师准确的生卒时间，哪年参军哪年复员等。其实这些内容，包括文革后给他结论的原文等，如果能找到他的档案，是可以很容易解决的。在这方面，厉益森老师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答应帮我到二附中档案室查靳正宇的档案。2017年6月6号，他给了我回话。

厉益森老师：

我去学校档案室，没有查到靳正宇的档案。管档案的×老师告诉我：靳正宇档案已经

销毁了。哪年销毁的，怎么个情况？不了解。他的档案不应该销毁，如果是正常死亡，销毁也就销毁了，但他不是啊！

季焯：

学校应该有登记簿吧？应该有他来校的记录啊。

厉益森老师：

没有，没有记录，学校也没有找到他的一张照片。

季焯：

靳正宇老师，这个人就这么消失了。2017年9月，我终于在靳正宇老师大学同学、首都师大中文系乔承凤老师处得到了一张他们那一届的毕业照，近两百人中的靳正宇，遥远，模糊，却依然能看出他的风采。观之愈加唏嘘。📷

【附录】

我高中时的老师——靳正宇

张爱园家

靳正宇老师，没教过我们高中课，严格来说不算我的老师，而且他那个姓很少见，是读 ji，还是读 jin 或 xin，当时我都闹不清。但他既是学校的老师，也就是我的老师。

靳老师戴付眼镜，样子很斯文，我并不清楚他有什么政治问题，只知道他好像在学校里打杂。他只有一只胳膊，另一只是假肢，包括手。双手戴着白手套，也许是为掩饰他真假手肤色的差异吧。从没和他打过交道，只是有时在校园里远远望见他，一只胳膊僵硬的端着，低低的低着头，匆匆走过。

有一次在班上听录音报告，正是靳老师用录音机播放给我们听的，这是唯一一次与他近距离接触。他用一只手摆弄录音机，却非常熟练。靳老师一言未发，没有开场白，录音机转着转着有了声音，报告就开始了。报告的内容是李瑞环、张百发两个大劳模讲学哲学

的经验体会，当时正兴起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还记得李瑞环讲，他一开始学哲学就遇到什么黑格尔、费尔巴哈，都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张百发说，砌墙时用瓦刀在砖上抹灰，从开始到中间再到收尾，这三段里各包含着什么样的哲学意义。听报告中途，忽然，桌椅晃动，人也跟着摇摆，屋顶的日光灯荡来荡去，人觉得晕晕乎乎。同学们在座椅上没动，也没有惊慌失措，报告没有中断，十几秒钟过后，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事后得知，邢台又地震了。因教室在三楼，感觉还是很强烈的。靳老师就静静的坐在讲台旁边，一句话也没说过。

这次报告会因与地震同时，可查得准确的日期，应是1966年3月22日下午。过了5个月，文革进入狂热，8月25日学校里发生了血腥的暴力事件，活活打死3个人，靳老师就是其中之一。那场面惊天动地、震慑人心，真的是“教工饭堂人成鬼，乒乓球台上血如泉”！在那个年代，打死像靳老师这样的人，就像捻死一只蚂蚁。

没有人为他伸冤，也没有人为他的死负责。所谓“平反”，只不过是走过场的儿戏。

从文件上看，都是“林集团”、“四人帮”的罪行。真的是这样吗？这个问题弄不清，不仅是靳老师个人的生荣死哀，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耻辱！

呜呼！人性不张，天理何在？！

【附录】

老夫子 vs 先锋派

乌龙茶社

在二附中上高一高二，我们年级有两个班，我在二班。两个班的班主任都教语文，他们的姓同音不同字。两个名字都很厉害，我们的叫天相，他们的叫正宇。从这名字听起来都是气派很大的男子汉，外貌则相觑甚远。

我们天相一副老夫子样，身材瘦小，总含着胸。穿的中山装永远大了几号，就跟穿长衫差不多。好好的衣服给他的溜肩膀撑着，从两边领子到腋下一连串的褶子，裤子也过分肥大，裤腿长了裤线就在前边打三道弯，膝盖部分鼓出个包，一双老头鞋在嫌长的裤腿底下若隐若现。头发嘛，就是很不经意那么随便往前边堆着，没什么发型。说起话来引经据典的，时不时的还能来个吟诵，足足可被称为老夫子。天生一副老面相，更是支持性证据。带我们去上地学农，我们请教老农，猜我们老师多大了？老农说“五十来吧”。伤心吧老夫子，你那年23岁，刚刚走出大学，时髦的叫法是男生。

老夫子上过的课，大约总是古文或古诗词印象深刻，吟诵更是一绝。讲起小石潭记，一弯清清亮亮的泉水就在心里流过，在阳光下跳跃，又活泼又纯净；讲起桃花源记，就感觉安安静静的午睡时间，睡不着一个人坐在树底下玩毛桃核儿；讲起石钟山记就想象跟苏轼一同乘船钻入山洞，探究这水怎么发出钟声的，我也很喜欢这么琢磨事情的；还有那气势磅礴的赤壁怀古：“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水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感叹古代英雄豪气干云，却也儿女情长，不由得想起叶少兰演的周瑜，那迎娶小乔时的得意，那三军阵前的英武，头往侧一甩，那手执长翎往上弹去，便“啊呀呀”地叫，还“哈！哈！哈哈哈哈”地笑，绝美！老夫子教风细腻，像丝丝春雨，温温润润的就把故事放进你心里了。有时候他兴之所致，闭目摇头吟诵起来，… …少顷，月出于东山之上，行走于斗牛之间… …。啊，美！好美的韵律！没有歌曲节奏那么强烈，不像京戏昆曲那么高亢富有表现力，却实在是自我享受。跟着他的声音就进入了一个画面，一个故事。我后来听到电视剧里私塾先生吟诵，总是不对味儿，难听！怎么不跟我们老夫子学学？有一次在家胡乱试着吟诵，找不着调儿，我吟的是桃花源记，把我妈瘾勾出来了。她拿了古文观止，给我吟诵“归去来辞”，说这是桃花源记姊妹篇。当然，没有老夫子吟得好听，想不到我妈也是性情中人，对陶渊明渴望归隐山林的心情深刻理解，带着自己的体验吧。我们班至今还有同学能吟诵前赤壁赋，而且就是老夫子的原汁原味。

老夫子很注意诗词意境，有一次早读时我朗诵毛主席的沁园春一雪。在“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时，声音过于高亢。他走过来告诉我：这个地方你感觉不对，高潮应该在“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我想对呀，毛主席怎么可能真的颂扬帝王，他借古喻今颂扬的是自己，今朝英雄啊。经此轻轻点拨，对这首诗词的意境便领悟了。老夫子尤其是性情中人，激动起来右边眼角会不自主抽动起来，让我们便不忍去看，怕笑起来扫他的兴。有一回，他读报纸上什么消息感动了，给我们念起来。念就念吧，突然激动得失声大哭，一时半会儿止不住。一个声音甜美、语调标准不输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女生懂事地接过这张报纸把文章读完。

有过一次不知什么原因，老夫子缺席，我们班暂时由先锋派调教。那感觉，完全和老夫子不一样，至今讲什么内容全忘了，就剩下“音容笑貌”至今还没散去。那是一个中国作家访问东欧某国的纪事篇，实在记不住哪个国家了。正宇往教室一走，啊，他来了耶！他简捷说明是来代课，便极尽潇洒地用左手抄起一根粉笔，转过身去，微微向左侧身唰唰唰，写下了课文标题。好书法！好板书！我右手一辈子也写不了这么好。用现在时髦说法就一个字：酷！他用优美的男高音发声，讲课风格活泼轻快。他不时激昂，不时儒雅，但始终散发着青春活力。我不错眼珠地盯着他看，跟着他走进一个欧洲绚丽的城市，鲜花和喷泉，歌声与阳光。后来我去过欧洲城市，便偶尔愣神，觉得这里面熟，这宫殿样的建筑和灿烂阳光，该不是正宇带我去过的那个地方？导游在我面前幻化出正宇激情四射的音容。

老夫子和先锋派各自带领自己的团队，两个班的男生女生们也都暗中较劲，给自己的班主任争光。在成绩上，我们二班总是略居下峰。老夫子，我们已经尽力啦，不是我们无能，是一班太厉害。有一回，老夫子跟我家长谈了个严肃问题，是跟一个男生过从甚密。我妈冲我兴师，我懒得搭理。老夫子你迂腐！我不过是不喜欢作数学题，找个数学好又不偷懒的抄抄作业，现在人说的，毛毛雨啦！现在你告状我不抄他作业，改抄一个女生的了。好久看见老夫子还躲闪，怕你行了吧！

老夫子早就是人大的中文教授了，而且是教外国人中文的。我知道你错不了，尤其外国人肯定喜欢这么古风古韵如老夫子您的中文老师。

正宇不在了，他的故事凄美而悲壮。二附中在我们离开后进行了一场文革前的思想洗礼，可能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吧？这是老师内部的事情，学生不参加。但有个原来一班的女生大胆追求过这位班主任，传出去学生没被责备，老师却受到批判。后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早早在二附中出了人命，正宇和前书记姜培良不幸罹难。正宇前段受过批判，便一日之间成了红卫兵文斗加武斗的对象。有一位管人事的老师，我永远恨这种没有职业道德的人，她把人事档案里的东西透露给学生。正宇的确在东海舰队当过兵，没打过仗，右手是擦枪走火失去的。残疾后复员并上了大学，中文系毕业来二附中执教。这些被批判为伪装战斗英雄欺骗无知的中学生，骗到师生恋的程度，简直坏分子，流氓！这可惹火了红卫兵小将，小将们愤怒挥拳。正宇很自尊，不躲不闪也不认罪，就这么一个下午功夫，永远走了。

该死吧你，挑逗红卫兵斗老师的人，你也配我叫过你老师？正宇从来没说过什么原因丢掉的右手，按说自尊如他，绝不会拿自己最惨痛的经历作谈资。他残疾过，他心始终没残。他没在家靠残疾补贴活着，读完大学，靠学问教书，靠工资过活。上帝公平，给自强不息的人机会发展，有风度有学问有吸引力是努力修来的，哪样是能够骗来的，这有什么可批判呢？

过几天将有一次二附中同学的聚会，我有事也许去不了，也许晚上赶过去小叙。想到老同学就想起老师，特地长长地写了这么多，给兄弟姐妹一样的老同学和引领我们的师长。愿老夫子身体健康！最好能见到你！愿正宇在那边知道，你音容笑貌活生生的，没有离去，常驻我心的一角隐隐痛着的地方。🔥

第五章 “牛棚”，血腥的地狱

文革初期，七八九月，北京师大二附中恐怖的地方是“牛棚”——操场北边，原教工食堂，被改为关押所谓“牛鬼蛇神”的临时羁押所，俗称“牛棚”，也称劳改队。

一、“八二五”之前的“牛棚”

季焯：直至目前我还没有全部被关进“牛棚”的名单，只知道有学校领导姜培良书记、高云校长、教导主任厉益森、总务主任王杰等“走资派”，白胜喜、崔胤奎、陈培林、钟海发、王义（教导员，民进会员）等错划的“右派”，还有所谓有“历史问题”的老师们李颖（38年入党，曾被北平地下党派任台儿庄战役功臣池城峰的秘书）、刘震钧等。此外，连右派也不是的邹××，李文林（她只不过是师大“右派”教授的助教，据说她丈夫和胡风集团沾点边）、鹿笃根、丁德泗（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转业军人，只因说了一句红卫兵“最好不要破坏公共财产”就被抓进劳改队）、靳正宇等教师、医务室大夫施承斌等二十余人。

厉益森老师（文革前为教导主任，文革中被诬为二附中“第二号走资派、大黑帮”）劳改队初时还都能回家，后来分为能回家的和不能回家的两种。

黄植荣同学（64级文科班学生）：那时候，我住在操场东边的小宿舍里，学校的教工食堂日夜传来被打老师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我在宿舍清楚听到，夜里吓得睡不着。后搬到洗澡堂旁边的小楼里，稍得安宁。后来终于忍受不了这种恐怖，逃出了二附中，逃到外地亲人身边。

季焯：记得我每当看见校园里被皮鞭赶来赶去的老师们心就哆嗦，就庆幸“幸亏妈妈死了……”我妈妈是一生奉献于教育事业的老教师，文革前病故。

黄植荣同学：当年在食堂前的乒乓球台上开老师的批斗会。台四周铺满锅炉烧过的煤渣饼，台上放一张饭桌，桌子上放一个凳子，被批斗的老师站在凳子上。红卫兵拿铜头皮带抽打他们。老师们被打得头破血流，从凳子上摔倒在煤渣上。食堂一个大师傅端来盐水泼在他们身上。惨不忍睹！

春之声 chunzhisheng：不能回首学校文革当年，一天打死三个人！记得一天晚上批斗会，不知哪个老师被架在学校乒乓球台擦了几层高的椅子上，有人把下面的椅子突然撤掉，人

从上面猛地摔了下来。

陈天感同学（66届高三2班学生）：我看见两排老师列队，被迫唱《牛鬼蛇神歌》。有人往他们身上浇热水。拿钉满钉子的木板打老师，木板下去，衣服上钉子扎的眼儿里就冒出血来。

王骥（66届初三6班学生）：八月份天很热，特别是下午烈日炎炎，就像一团火烤在身上，让人喘不过气来。我亲眼看到红卫兵们把陆笃根老师从小食堂的劳改队里带出来，强迫她在烈日下跑步。陆笃根老师是个老太太，患有高血压病，跑了几圈，实在跑不动，红卫兵就拿皮带抽她，强迫她继续绕着操场跑，以此取乐。有个高中的女红卫兵还说：“就他妈这么个老东西，吴梅扎（一个女老师的名字）还管她叫妈妈老师。”说话间又是两皮带打在陆笃根老师的后背上。

黄植荣同学：有一次在女生宿舍的厕所里，几个女红卫兵逼李文林老师站在洗拖把的水池中，一边用皮带猛抽，一边用水管的水冲她全身。李老师发出凄惨的叫声。这一幕刺目刺心，我跑离了宿舍。

季焯：李文林老师曾经是第一届文科班的语文老师，文革前已经调走了，红八月时回京被告发，遂被红卫兵抓来，毒打，关进劳改队。

牛志民同学（67届高二2班学生）我看见红卫兵强迫高云校长教劳改队的唱《牛鬼蛇神歌》。

胡依年同学（64级文科班学生）：我看见在烈日下，小红卫兵拿开水一碗一碗地往高云身上浇！我去找李瓦林，说“你应该管一管，高云有高血压……”

季焯：听说王义老师开始在劳改队里蹬车外出干活什么的，有一次回家晚了，他妻子以为他被关进了不让回家的劳改队里，吓得自杀了？

厉益森老师：有自杀这件事。原本劳改队的都还可以回家，后来有一天突然不让回家了，王义是教导处的教导员，我手下的。那天突然不让回家，他老婆一害怕，自杀了。通知他给一天假回家处理，还不许哭。那时候自杀是自绝于党嘛。他是右派。

王骥同学（初三六班学生）：王义老师解放以前是中学校长。他和我关系不错。……他定右派是由于他只说了一句：“农民生活还很苦。”于是就被定成右派了。……他当时进了劳改队，第一天不让他回家的时候，当时红卫兵打人已经很凶了，王义老师亲口跟我说，他爱人以为他“被打死了，也就自杀了。”我认为就是一种以死抗争，控诉当时的社会。

季焯：崔老师，红卫兵总打你们吗？

崔胤魁老师（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前已“摘帽”，文革被抓入劳改队）：那当然，天天挨打。

季焯：白老师，我想向您了解文革中“劳改队”里被红卫兵施暴的情况。

白胜喜老师（大学期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前已“摘帽”，文革被抓入劳改队）：挨打是家常便饭。我和姜培良是一起被抓进劳改队的。我们在劳改队里，天天挨打。

季焯：他们打人有没有规则，有没有按照什么顺序打人？

白胜喜老师：也没有什么规则顺序，谁想打谁打，想打谁打谁，基本就是逮着谁打谁。进（牛棚）来的都说是红卫兵，就是来打人的。有一次，西单副食店一卖副食的进来打人，……

季焯：西单副食店卖副食的怎么进来打人？

白胜喜老师：他是咱们学校（46中）毕业的。就是想打人。进来，一个一个地问姓名，问到我，我说：“白胜喜。”他说：“白胜喜？那你跟白崇禧什么关系？”我说：“没关系，他是广西的我是黑龙江的。”他就打我。

胡启新同学：有一天在宿舍里，来了一个初一的小红卫兵，小混混，功课不好。对宿舍人说：“你们谁想打人玩儿？我带你们去，劳改队的，随便打。”有几个人兴冲冲地跟他去了。

胡启新同学：那一两个月里，我至少去过劳改队两次。有一次是一个满脸横肉的初二老兵让我们宿舍的两个初一老兵去看他们打人，说好玩。我也被他们拉去了。当然我无意打人，不是老兵也没资格打人。进到劳改队，一股臭气（之前之后无论在哪里都再也没有

闻到过)扑面而来。看守的老兵也在这里生活,由犯人伺候,不知道这些看守怎么忍的了这气味。初二老兵先演示了怎么打人。他打得不算太狠毒。我觉得是因为他无事打人,没有底气。同去的一位初一老兵也上去做了个架势,没有经验也缺乏胆量,有气无力。他自己也觉得无趣,就没真打。另一个同去的初一老兵就没动手。

白胜喜老师:在牛棚里,水泥地,还泼上水,让我们睡。结果我得了脊柱炎(脊柱里面灰质神经根炎)。大夫说这病不治7、80%都得死。在劳改队时,我好几次都想到死,但最后没死,觉得还不能就这样死了。

季焯:崔老师,打领导干部比打你们狠吧?

崔胤魁老师:那是。他们是“走资派”,“走资派正在走”嘛。我们“是死老虎”。

厉益森老师:当权派关在一起,我、姜培良、王杰(奇邪)。当权派挨打厉害。

崔胤魁老师:我跟姜培良一起抬筐,我总让他一肩。我看他总用一个肩抬,就说:“你干嘛总用一个肩呢,你换换肩呗。”他说“你不知道,穿着衣服看不出来,这个肩打坏了。”

Lshzh(初三同学):斗姜培良是在离校门口不远的劳改队,让姜培良站在桌子上的椅子上,用木枪戳,直到他被摔下来。

王骥(66届初三6班学生):有一天夜里已经十点多了,突然红卫兵要斗争学校党支部书记姜培良,于是,吩咐电工杨老师在宿舍楼和食堂之间的水泥兵乓球台附近,加了一个大灯泡。红卫兵把姜培良押到了水泥兵乓球台上,先是让他站着,后来又让他跪着,那皮带像雨点一样打在姜培良的身上。我在楼上宿舍的窗户看得非常清楚,有个红卫兵搬了一个课桌,又有红卫兵拿来了煤灰渣,姜培良被他们摁着跪在铺了煤灰渣的课桌上。现场指挥是李瓦临,带领喊口号的是张嘉佑,贾岩燕、李妮妮也都在场。后来有一个红卫兵一脚把桌子踹倒,姜培良从兵乓球台上的课桌头朝下摔到地上,顿时,头上的血就出来了。现场红卫兵一片欢呼,又把姜培良重新拉到了兵乓球台上,强迫他跪在课桌上,继续斗争和毒打,一直闹了大半夜。

季焯:厉老师,我想了解关于您被红卫兵毒打的情况。我记得在校园里看见过劳改队

里的您，好像全变形了，整个脸都是肿的，黑的，特别可怕，我都不敢看……

厉益森老师：当时排“黑帮”名单时，把我列在姜培良之后二附中第二号走资派，一是因为我文革前是教导主任，直接和学生接触，因为那时候比较左，应该也伤了一些人。姜培良说：事情交给厉主任可以放心。二是文革前期，姜培良在市委学习，是我在学校主持运动，“镇压学生运动”，“抗拒文化大革命”罪名大；出身地主还不是主要的，领导班子里除了姜培良出身好（贫农）外，马余三高云都出身富农。

刘绮菲等：厉老师当时给打得头那么大，印象太深了，忘不了……

厉益森老师：红卫兵毒打我，全身是伤。我的腰不好，跟他们说我腰不好别打我的腰，他们就专门打腰，把我肾脏打坏了。当时我不知道。挨毒打后我渴得要命，他们不给水喝，我渴得不行就趴着喝地上的水。红卫兵为了不让我们休息好，他们往地上泼了很多水。我当时不知道，他们把我肾脏打坏了，喝的水排不掉，全身都肿了……后来外校一个红卫兵来，好像是46中的，说他们那里打死了一个人，牛鬼蛇神，打得特别厉害，挨了打后渴，给他喝了好几碗水，他不停地喝，排泄不出去，死了。我在旁边听到了，就不敢再喝了，如果我继续喝，我就是二附中打死的第四个了。

厉益森老师：66年挨打的时候我34岁，身体好。在中学、大学都是运动员，田径队的，中学是田径队队长。身体好才挺过了打。

季焯：厉老师，听说红卫兵往你们伤口上洒盐。怎么洒呀？

厉益森老师：他们往伤口上抹盐。红卫兵折磨侮辱虐待我们的办法多了：拔草，让光脚踩蒺藜狗子（？）上；倒炉渣煤渣，让我们跪在热炉渣上，煤渣上，都嵌到肉里去了。刚开始还能回家，我儿子用镊子一点一点地给我夹出来；后来关在劳改队，跪完煤渣后，只能自己一点一点地抠出来。你吃着饭，往你碗里吐口痰，你还是得吃啊。一个窝头切两半，一顿饭只给你半个。

厉益森老师：在劳改队里，我和靳正宇被打得最厉害，都走不了路了，每次吃饭，就由劳改队长邹××给我们俩带回来点儿，一个窝头俩人分着吃，饿不死就行。

季焯问：谁打人厉害？

厉益森老师：打人，张××（高三）打得厉害，红卫兵刘×（高二）打人厉害，他块足，有劲，打一下子非常疼，他是打着玩儿，戏耍你。刘××（高三）打得厉害。

季焯：刘××（高三）打人？

厉益森老师：（他）打得很厉害。劳改队打人的多是初二的。

季焯：初二正是教育学心理学讲的，孩子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我非常痛恨鼓动中学生搞运动！

崔胤魁老师：刘××（高三）打人厉害。不过得追根子，不是他打也是别人打。

王骥同学（初三6学生）：打人最厉害的有初三的刘××。刘××向劳改队的看守（最不能干的看劳改队）传授打人经验：不能用木枪的小头打，要用大头，抡起来猛打，用爆发力。他和几个红卫兵在操场上比赛投篮，谁输了就进劳改队打老师，打完了出来再继续比赛，输了的再进去打。

白胜喜老师：咱们学校红卫兵除了学校里当时打死姜培良他们三个人之外，在外面打死了××（两位数）个人。这是他们自己统计的。

季焯：是他们自己统计的？怎么回事？

白胜喜老师：在劳改队里，红卫兵拿（我们）这些人取乐，（意思是说我们红卫兵打死那么多人呢，）打死你们几个不算什么。打死××个人是他们对我们说的。别的老师说好像还多一些。

胡启新：（去劳改队的那回）……这时看到一个老兵折磨一个女子，说她作风有问题，让她脱下袜子，塞到自己嘴里。袜子一进嘴，她就吐了。老兵让她把呕吐物吃了。我阶级觉悟没高到看人吃呕吐物的地步，就仓皇逃跑了。

赵东辉同学：有一次看见操场上体操器械屋里，那会儿“破四旧”，我听见屋里有人喊，一扒门缝，看见一女的，她说：“同学，我不是流氓！”她被剃了阴阳头。红卫兵破四旧，把她关起来。她写了个字条，我给了刘炳琪。我曾经是革委会的，跟刘炳琪熟，他

不能把我怎么样。我说：“你们干嘛！把人放了吧。”后来不知怎么样了，后来没见这个人了。

季焯：“八二五”前后，据我了解，共有4位老师不忍非人的酷刑凌虐侮辱，先后逃出劳改队：靳正宇、鹿笃根、王杰、丁德泗。有关靳正宇老师逃跑、被公安局送回、被虐杀等情况，另见本调查报告第四章《靳正宇老师，年轻的冤魂》。

胡启新同学（68届初一1班学生）：鹿笃根老师从劳改队逃跑，到北戴河跳海自杀。结果因为会游泳没死成，被送到当地派出所。被送回二附中，剃阴阳头，挨打。

厉益森老师：王杰想跑，挨打受不了，姜培良还劝他，说别跑，跑了家里人怎么办。他还是跑了。

胡启新同学（68届初一1班学生）：总务主任王杰从劳改队逃跑，据说是被公安送回二附中。

季焯：有同学记得，军训时，前劳改队的丁老师控诉：“红卫兵让我们喊他们‘红卫兵爷爷’”！他因为实在忍受不了红卫兵的酷刑，曾偷了红卫兵的钱逃跑，在社会上混着，竟然逃过了一劫。

厉益森老师：丁老师偷红卫兵钱？怎么可能？！谁敢偷红卫兵钱！

王骥（66届初三6班同学）：丁德泗逃出去，先是去找空军（他转业前为空军干部）寻求保护，后来去找北京市委去向北京市委反映情况去了。市委直接给二附中红卫兵打电话要求他们不能殴打丁德泗老师，说丁老师肯定没有问题。贾××答应了。丁老师才得以活下来。8.26他被送回劳改队，了解打死三个人的情况，再次逃出牛棚，偷偷溜进传达室，给市委打电话报告情况，二附中红卫兵疯狂残杀生命的现象才受到一定遏制。

季焯：有个问题我也记录下来：我了解到，教师会上，人事干部张××指着一个个党员揭发：你有什么问题，你们家谁谁谁有什么问题没有一个好人云云。搞得党员们个个灰头土脸。此外，李颖刘震钧的所谓“历史问题”，历史老师邹××家庭出身的“问题”和反右时候的所谓“言论”，不是了解人事档案的谁能知道？

二、“八二五”事件中的“牛棚”

季焯：姜培良他们被打死后，红卫兵还打你们吗？

白胜喜老师：姜培良他们被打死后，我们继续挨打。

王骥：刘××教红卫兵用木枪托打人，“八二五”用上了。打死姜培良之后，红卫兵继续打，他们抡木枪托砸崔胤奎老师的头，崔老师年轻时学过体育，反应快，一下子抬起胳膊挡住了，胳膊马上骨折了！严重的骨折！他们又继续打别的老师。一个教政治的老师也被打骨折了。

季焯：“八二五”下午，红卫兵在乒乓球台活活打死樊西曼后，继续在牛棚施暴，活活打死姜培良，“劳改队”所有老师们都被毒打，据当晚去过“牛棚”的同学说：“牛棚”里血腥，一片呻吟。靳正宇肺被打烂了，内脏全被打烂，吐血，后死去。副校长高云被打昏死，当夜被送到医院，缓了过来。

AI 国家（66届高二1班同学）：（“八二五”当天红卫兵打死樊西曼后）我想出校门，途经教工饭堂，偷偷望去，里面有数十个学校的领导和老师（当时尊称为牛鬼蛇神），一排排、一列列，面南而跪。上身赤裸，浑身湿透，亦汗亦水。有红卫兵穿梭其间，大声喝骂。棍子打、皮带抽，或拳脚相加，牛鬼蛇神们惨叫声、嚎哭声，震耳欲聋。一股股浓烈的人肉味，夹杂着汗液尿尿和血腥气冲门而出！从来没闻过这么刺鼻的怪味，令人胆战心惊，至今难忘。

白胜喜老师：红卫兵说：“明天（开全市十万人批斗大会），把你们全打死！”

厉益森老师：八二五那天红卫兵让我们准备火葬钱，说明天把你们全打死，让我们自带12元火葬费。

白胜喜老师：红卫兵说要打死我们后，一起关在牛棚里的刘震钧写了几行字给我看：“我本猪蹄子，踏入污泥中，拿来作佐餐，物美价便宜。”这几行字意思太深了！我跟他

点点头，意思是我看懂了。刘震钧是教地理的，这个人有本事。

一位护校队员：樊希曼被打的当天晚上，巡逻到小食堂时发现平时紧闭的门开着，赶紧过去查看，刚到门口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冲鼻而来，在昏暗的灯光下之间湿漉的地板上横七竖八地躺到一片人影，发出阵阵痛苦的低声呻吟，只见高云直挺挺地躺在那毫无声息……

网友民盟天天：厉益森老师是我们班主任，“八二五”那天被小三轮车拉出学校，未知生死，是我看到的。

网友春之声 chunzhisheng：8月25日那天，厉益森老师被人打伤后奄奄一息抬出校门，他疼得哼哼，抬他的人把他的袜子脱下来塞到他嘴里。

厉益森老师：“八二五”当天我被打昏，红卫兵叫劳改队李颖老师把我背到医院的。我不是被小车拉出学校的，车拉出的是被打死的姜培良樊西曼。我是被背到医院的，李颖背的。我是动不了了，但没有昏迷。李颖背我，放到医院，地上，大夫伸手在我的鼻子底下一试，说“没死。”这些我都知道。我就差一口气。

白胜喜老师：结果周总理知道了，连夜找咱校红卫兵负责人，说你们这样干不行。嘴皮子都磨破了，算是答应不开全市大会了。红卫兵对我们说：“算了，不打死你们了。”

YX（高一二学生）：……有一位当年参加过老兵的女生，说起“八二五”事件，老兵要召开批斗大会，周总理当晚接见他们时，她还穿着拖鞋去参加的……

三、“八二五”事件后的“牛棚”

季焯：“八二五”之后，因为周总理的干预，二附中红卫兵没有开成十万人斗争大会，气焰受挫，牛棚管理日渐松弛，老师们才有了活下去的可能。

厉益森老师：我肾脏坏了，看病，初二的红卫兵说：“走资派还吃什么药！”大夫只给我开了9分钱的药。那是“八二五”以后的事了，这才允许我看病。

崔胤魁老师：后期，红卫兵都散了，出去串联去了。王奇邪不跑也给打死了，劳改队

快解散时候回来的。

厉益森老师：王杰跑了，后来给抓回来了，关在小屋里。没打死，因为是“八二五”以后。结果红卫兵把他给忘记了，连着几天没有给他送饭。他弄张字条，说我几天没吃饭了。这才想起给他送饭。

崔胤魁老师：我和高云攥煤球，我说：咱们比赛唱歌，一个人唱，另一个人接，接不上的就搁对方那儿一个煤球，结果唱了俩钟头，他的煤球全搁我这儿了。

季焯：红卫兵能让你们唱歌？

崔胤魁老师：那是后期了，红卫兵都散了，出去串联去了。没人管了。

厉益森老师：我是最后一个放出来的。八二五之后，突然有一天，有个红卫兵，不是贾延燕、李妮妮、李瓦林、刘炳琪，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想吃肉。校卫生室的施承斌大夫也在劳改队，他说你肾不好，不能马上吃肉。应该吃点枣，吃点猪头肉。红卫兵说你自己出钱，他们可以帮助代买，买回来以后得他们先吃，然后我才能吃，说是怕别人下毒毒死我。想起来可笑，他们毒死我干什么？后来，我放出来以后，有一天姜培良爱人给我电话，说了解一下姜培良被打死的情况，有没有留下什么话。我们约了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在街上见面，她告诉我：8·25事件，红卫兵扬言要把姜培良家人全杀死，新市委派人把他们转移走了。她对新市委的人说：二附中还有一个厉益森，打得快不行了。新市委给红卫兵打电话，那时候学校松散，谁也管不了谁。说：你们要都打死了，就没有斗批改对象了。我把前后串起来，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了。红卫兵是怕我死了没斗批改对象了，所以才怕有人把我毒死。

白胜喜老师：在牛棚里，水泥地，还泼上水，让我们睡。结果我得了脊柱炎(脊柱里面灰质神经根炎)。大夫说这病要是不治，百分之七十都得死。幸亏我碰上了贾××(红卫兵最高领导人)，跟他说了，他说他们研究一下，后来就让我去医院治病了。我想可能是李××(红卫兵第二领导人)救了我，贾××跟谁商量？只有李××嘛。(白老师曾经教过李妮妮)这是“八二五”以后的事了，红卫兵那时候没那么厉害了。我出院时候，劳改队

已经解散了。

【附录】

关于文革中高云校长被送进火葬场的事件的调查一

文革中，北师大二附中高云校长备受残害，“八二五”惨案中曾被虐待至昏死。而昏死后被送往哪里，一直是有不同说法的。网上有其被送进火葬场、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说法，传得纷纷扬扬。但二附中一些师生认为没有这事。本着对历史负责、为历史留下真实细节的宗旨，我对此事进行了一些调查。

一、季烨询问高云进火葬场事：

×老师，向您咨询一件事：关于高云老师文革中从火葬场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事，现在网上纷纷扬扬。但咱们学校一些老师同学说没有这事。不知您是否知道：这件事究竟有没有？或者您当年听说过这件事吗？

1、厉益森老师回答：

“没有这事。“八二五”那天晚上我和高云都回到劳改队的嘛，一起回来的，前后脚。”（厉益森老师文革前为二附中教导主任，文革中以“二附中第二号走资派”的身份，与姜培良书记高云校长等一起被关进劳改队，直至劳改队解散。文革后期至八十年代，他担任校党支部书记十余年（1979—1992），一直与高云合作，直至1986年年底高云去世。二附中处理文革后遗问题基本是在他任期内进行的。“八二五”当天厉益森被毒打至“就剩了一口气儿”，送到小西天附近北医四院（文革前名称“职工医院”，有材料证明当夜高云也被送至该院）急救，之后与高云前后脚被带回劳改队。）

2、林福智老师回答：

“没有的事。”（林福智老师1962年大学毕业，即开始在二附中工作，1989年担任二附中校长，直至2003年在校长任上退休，四十余年亲历二附中文革前、中、后几乎所有

大事件。)

3、白胜喜老师的回答:

“高云文革中从火葬场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事，现在网上纷纷扬扬，我听说而已，可能找不到证明。我从没有相信过。不要轻易相信为好。高云的这件事，就我所知，“劳改队”成员中没有谁说这是真的，值得质疑。”（白胜喜老师因所谓“右派分子”问题最早被抓入劳改队，与高云共患难，同捱过“八二五”鬼门关，直至劳改队后期生重病住院。）

4、崔胤奎老师回答:

“高云给送到火葬场？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不知道，没听说过。”

（崔胤奎老师也因为所谓“右派分子”一直被关押劳改队，高云同室羁押的难友。红卫兵后期大串联，劳改队管理涣散，有一次攥煤球，他拉着高云，小声唱解放前的歌，一个人唱另一个人接，接不上就输个煤球儿，“嘿，到最后，高云眼前的那一片煤球全输光了！”这，为痛苦无望的牛棚生活带来了些许慰藉。对有当年护校队员说、“八二五”当夜崔老师背着高云奔到职工医院急救以致虚脱之事，他说：“我想不起来了，毕竟过去五十年了。不过如果有这种事，肯定是我们这些劳改队的干。”）

二、季烨所调查“八二五”惨案中，有许多高云受折磨被侮辱的记载，但没有一份材料说到当天高云和被打死的樊西曼、姜培良一起被拉出二附中，更没有一份材料提到高云被送火葬场。倒是听过在施酷刑时有“高云有高血压，打时候注意点”、“高猪，给你留个活口”之类的话。对此，厉益森书记的解释是：“高云文革前不是搞政治思想工作的，民愤不是很大。”

三、有一份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年护校队员写的材料，明确肯定地说明：“八二五”晚上，他把昏死过去的高云送到医院急救，然后一起回到学校。

四、我问胡依年同学：“胡依年，听说你妈妈（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胡志涛老师）和高云校长关系很好。你听你妈妈说过高云文革中给打进火葬场死人堆的事情吗？”

胡依年回答：“我没听我妈妈说过。” 

【附录】

“八二五”晚我送高云去医院急救

一个护校队员

六六年十一之前我一直在护校队，每天扛了根木枪在校园里巡逻。樊西曼被打的当天晚上，巡逻到小食堂时发现平时紧闭的门开着，赶紧过去查看，刚到门口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冲鼻而来，在昏暗的灯光下只见湿漉漉的地板上横七竖八地躺倒一片人影，发出阵阵痛苦的低声呻吟，只见高云直挺挺地躺在那毫无声息，我和同行的人赶快找到当时红卫兵负责治安及护校的LBQ和ZNF，立刻组织人赶快把伤员送到职工医院治疗。大家平时都知道高云血压高又胖，我真怕他死过去，赶紧让崔赢奎老师背起他一路小跑奔了医院急诊室，一路上高云浑身瘫软两脚拖地真像一具尸体，崔老师也真是急了眼，居然一口气跑到了急诊室，放下高云因脱力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没缓过劲儿。我急忙把大夫找来，大夫听了我的叙述立刻对高云进行了检查还量了血压。然后告诉我，他没什么问题，可能是受伤加惊吓，血压偏高了点，回去休息休息就没事了。高云听说后一下子就睁开了紧闭的眼睛活了过来。等崔老师缓过劲来我们叁人一块走回了学校。因这事我从此对崔老师产生了敬意。

作者原注：该医院六十年前名称为职工医院，好像在文革前后几次改换名称，记忆中曾经称为第四医院，现名称中国职业病研究所。就在二炮医院（原262）东侧百米左右。

季焜：第四医院全名为北京医学院第四附属医院，在新街口外大街原262医院的东边百米左右。

【附录】

关于高云文革中是否被送进火葬场的调查二

季 焯

看到刘群同学《关于高云校长文革中是否被送进火葬场的调查》后，我再次进行了调查，对象是我目前能找到的当年的老师和一两位同学。题目同调查一。

杜平老师：

高云跟我说：“我给打得快送太平间了！没气儿了，后来缓过来，又回来了。”厉益森尿血，年轻，身体好，高云没厉益森打得厉害，可是他岁数大，又有高血压……他们都送二炮医院去了，姜培良已经死了，也送那去，一块送去，没全死也送去。这些是听说的，我们当时和他们完全隔绝了。

（杜平老师今年（2016年，下同）86岁，1963年从师大调来，直至退休，一直在师大二附中担任历史教师。）

金天相老师：

1.我在学校就听说了，文革时期听说的，高云在医院的死人堆里，一个工友救了他，把他拉回学校，不然就拉去火葬场了。对，就是学校旁边的医院，叫职工医院。

2.据说是二附中工人把他拉到医院的，医生不敢治，觉得没救了。结果那工人觉得他没死，就把他拉回来了。真要去火葬场，就死定了。那时候医生不敢治是真的。听说他当校长以后对那工人挺好的。（问：那工人是咱们学校哪个单位的，食堂？木工？）不知道，听说是后勤的。你去问问张自文他们是不是知道。是我还在二附中时候听说的。（金天相老师1961年师大毕业分配至二附中，担任语文教师。1967年底调至新建校132中学任教。）

张自文老师：

我只知道高云文革中被打得死去活来的，没听说过他被送进火葬场死人堆的事。（张自文老师大学没毕业即来到二附中，直至退休，一直担任数学教师。）

杨涵老师：

没听说过高云进火葬场的事，不可能啊。厉益森崔胤奎他们应该知道得最清楚。（杨

涵老师 1963 年调入二附中，直至退休，一直担任地理教师，也曾任文科班班主任等工作。）

常学谦老师：

“八二五”正破四旧批斗，我送母亲回老家，没看见怎么打的。他们被打死，听说都拉到那儿了。高云被打的事是后来听说的，说他们一块儿拉出去的。你找厉益森，问他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厉益森亲身经历的呀，一问全知道了。（常学谦老师六十年代前期至退休，一直在二附中工作。）

10月9号厉益森老师微信

小季：……高校长材料（注：《调查一》）我认真看了，我所知道的事是符合事实的。

王志乐同学：

高云和我的关系应该算很不错。文革前他到班里来，总要到我们四中来的几个同学跟前走走，因为他是从四中调过来的，当过四中的教导主任。文革中我们在军训团领导下搞大联合，后来在邮电学校我主持二附中老师学习班，弥合派性，这过程中，我和高云有许多接触，关系很好。文革后我 82 年研究生毕业回北京后，还多次去看过他。高云和我多次深谈，在学习班时他曾经对我说过：姜培良文革前曾对毛泽东“课程要砍掉三分之一”的谈话嗤之以鼻，高云说：这事我怎么敢说？说出来要了他命了！我更不敢跟×××说，他该给揭发了。关于红卫兵打人的事，他也说过，他曾说打人的那些学生尽管年纪小，但看出本质上不好。应该负法律责任。但他从来没对我说过自己被打进火葬场的事。（王志乐同学，1964 年进入二附中第二届文科班，至 1968 年赴黑龙江兵团。）

综上所述，我认为，高云校长文革中被侮辱残害，特别是“八二五”那天，被残暴施虐，濒临死亡，后被送往学校附近的第四医院（前称职工医院）急诊室急救，之后苏醒，被带回学校。这应该是事实。至于被送进火葬场之说，多为流传过程中，附会演化而成；个别细节可能是高云校长处于昏迷状态中不确切的感觉记忆。👍

第六章 老师同学，全校范围的迫害

一、全体教师：侮辱残害，全无名目

季焯：

“八二五”当天，红卫兵对全校老师施虐残害侮辱欺凌。

杜平老师：

记得清楚的是勒令老师们都得去看打樊西曼，惨不忍睹，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说去上厕所，出去坐在小楼台阶上。吴××（青年教师，红卫兵）走过来训我说：“你怎么在这里，不去受教育？！”我心里那个气啊，这种态度对我！

赵文滔（二附中田滨老师的丈夫）

在其回忆录《伤害》中这样记述在姜书记被打死前后，其他在场教职工的遭遇：责令教职工全部跪在四周，……，在小食堂构成了一种极其恐怖的气氛。跪在四周的教职工，尤其是女教师吓得瑟瑟发抖。……

杨×老师：

打姜培良他们的时候，让老师们全蹲在那儿，小伙房，天多热啊，闷啊，汗就止不住地流。刚用手抹一下，有人就喊：‘你们抹什么眼泪，为他哭啊?!’吓得连汗都不敢擦了。喊的是老师里的那些人。

赵文滔《伤害》记叙姜书记被打死后老师们的遭殃：

就在要把姜培良拉到医院之时，红卫兵开始拿笔记本逐个登记教职工的家庭住址，说是明天开始要挨门挨户地去登门造反。面对刚才小食堂中间那血肉模糊、泥水滚了一身的三个被打者不知死活那一幕，有的女教师，当红卫兵走到面前拿着笔记本登记住址时，早已浑身颤抖，牙齿上下磕打，战战兢兢，语不成声了。为此，又遭到一阵阵的训斥和责骂。紧接着，又组成了牛鬼蛇神队，把一些女老师剃了阴阳头，男老师则用墨水涂成黑脸，极

力侮辱和丑化……

杨涵老师：

“八二五”当天，老师们一律不准回家。我家洋洋太小，杜平俩孩子也小，规定有事要回家的必须向红卫兵请假。我们俩都是找的李××请假，他是老师里的红卫兵，他给写了条儿红卫兵才让走的。我那时给剃了头，回家保姆说说：“你们这儿太吓人了，我得回家。你要放心就让我把洋洋抱走。”我有什么办法？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就说：“您把孩子带走吧，我不知道以后会出什么事。”我就掏兜儿，一个兜一个兜地掏，把身上的钱全给了她。她老家是贫农，进城后是工人，她不怕。后来她就一直给我带洋洋。

季焯：

杨涵老师是党员，她丈夫当时是空军现役军人。红八月中她被剃了阴阳头，其父母家被二附中红卫兵抄了家并勒令她必须到场。她的孩子当时应该只有半岁大。我记得在“八二五”之前，我们班主任就已经被剃了阴阳头，副班主任作为“姜培良的红人”被戴高帽子陪斗……这次，应该是更普遍的、不论名目的侮辱欺凌吧。

林福智老师：

当天，我不愿在学校呆着，那气氛太难受，一早就出去了。

季焯：

林福智老师是青年党员，家庭出身下中农。

季焯：

团委书记孙素英老师没有关进劳改队里，但文革开始后，被斗。让她站在摞起来的课桌上，斗争过程中我亲眼看见有人把桌子一撤，她从上面摔下来！

季焯：

有人告诉我，高三二班的门被抽掉最下面的门板，强迫孙老师每天从门最下面的洞里爬进爬出。有人在楼梯上推搡她，摔下来。那时候，孙素英正怀孕。后来，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是残疾。

胡启新同学：

我记得，批判资反路线大会上，有老师说，有怀孕的女老师被逼在近腰深的水里批斗（劳动？），孩子受了影响。

季焜：

据说，高三2班主任X老师，春游时和同学老师一起拍集体照，她和总务主任王杰被安排坐在中间。文革时，高三2红卫兵将集体照中其他人挖走，只剩了他们二人，于是就以“流氓”罪名斗争她。X老师几乎精神失常。

D老师：

红卫兵闹得最凶时，每天学校门口，一个初一的小眼镜就守在大门口，监督老师们进门一个个签到，还随时训斥按时来的老师们：你怎么来这么晚？！再来这么晚，就对你不客气！

季焜：

我们敬爱的亲爱的老师们，就曾这样被我们中间的一些人施虐残害侮辱欺凌！在那个时代，在那个“革命”中！

杜平老师：

我是世界史专业的，历数古今中外的各种暴行屠杀，像这样全国范围的、由青年学生大规模地侮辱残害虐杀老师，古今中外、上下几千年啊，实在是史无前例！

二、同学：侮辱、围攻、驱赶、殴打，不计其数

“八二五”当天，以及欲召开全全市十万人批斗大会的企图受挫后的26号，二附中红卫兵为泄愤，对同学中持不同意见者及“出身不好”者大规模侮辱、围攻、轰赶以致鞭笞，其范围遍及全校，这在北京当时的中学中应该是少有的。

1. 砸抄“红旗”总部

“红旗”是二附中校内第一个公开与“红卫兵”的极左相对抗的群众组织，与红卫兵前

后建立，成员基本是“红五类”出身同学，其与红卫兵的基本分歧就是不同意“对联”的“绝对如此”并公开写大字报进行辩论。““八二五”事件”突然发生，红卫兵找到了打击“红旗”的理由，诬其为“黑保护伞”、“反革命组织”。红卫兵王×带人砸抄“红旗”总部（在图书馆小院），桌倒椅翻，书籍纸张等到处乱扔，书包等物品被扔出甚至扔到房顶上，……在场人员被殴打围攻谩骂侮辱扣押。

2.发“驱赶令”，砸抄全部持不同意见者及“出身不好”的同学宿舍，将其驱赶出学校。实际上，红卫兵成立之初即有人有此意图，要把“出身不好的”同学赶出宿舍食堂，8.18之后已经有实际行动——将与之辩论的王学忠同学驱赶出宿舍（见王骥《疯狂的时代，血的记忆》）。而“八二五”事件，引发了红卫兵全面驱赶同学的疯狂举动。

- 红卫兵同时砸抄全部持不同意见者及“出身不好”同学的宿舍，将其轰出学校，使家在外地或者远郊区的同学只能流浪借宿。红旗成员王文德翻墙逃出学校，通知其他同学，并和李南生等同学到“红旗”杂志社等机构反映情况。他们没法回学校住，只能借宿到月坛附近的学校里。
- “红旗”成员曹新书同学被打出学校，她家在外地，是张园园及其父母收留了她。时隔近五十年，曹新书充满深情地写道：“是她们一家保护了我，接受了我，供养了我。使我这个当时北京没家的孩子有了可以自由出入，吃住有保障的家。当时红卫兵把异己者都轰出了学校。把住校人的铺盖卷都从宿舍扔出来了。不知是那位好心人把我的铺盖放到了储藏室。致使我去青海工作还有一套被褥……”
- 王志乐、冯小健等同学的被褥物品被红卫兵从四楼扔出窗外。冯小健当时就跟他们吵起来。
- 张新同学：“八二五”那天，我的行李也被扔出来了。我们班红卫兵领着去的，他们不能说我是狗崽子，我父亲到底是国家计委的党员干部；因我文革前是班里的支部书记，就说我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孝子贤孙”。工作组当时就整肃学生干部，班里开会揭发批斗。红卫兵继续工作组这套，整学生干部。我家65年搬到外地，没地方呆，

我只能拿着行李跑到礼堂舞台后面，那里堆着烂桌椅，我用椅子拼着，住了十来天。

后来看宿舍南头 11 号，没锁门，很杂乱，有一空床，我就凑合住下。

- 陈天感同学：那天我上午没在学校里，回校发现，我的被褥、脸盆、各种用品都被红卫兵扔了，灯泡都给拧下来了。我们宿舍的几个同学和我的被褥东西全找不到了。不能在学校宿舍住，我们只好到处混。记得在邮电学院一个同学家住过，在北京火车站候车室混过。后来回到学校，没有被褥，只能铺着报纸睡觉。
- 刘贺先同学：8月26号，我去学校是去拿行李，老兵儿（即红卫兵）把咱们轰出宿舍，你（指季焯）也是。咱们的行李铺盖什么的全给扔出来了，他们把我的行李都从窗户扔了出去，走廊里也到处都是。后来他们都走了，我到楼下收拾了自己的行李，当时下着小雨。
- 高一 2 同学回忆，他们班年龄刚刚 16 岁的 H×× 被赶出宿舍，只能睡在北师大操场台子上。她的父亲是周恩来总理亲自任命的某导弹研究所所长。

3.殴打侮辱同学

- “八二五”当天，曹新书、郭振等“红旗”成员都挨鞭打甚至被掴耳光。“红旗”被砸抄后，从校外赶回来的红旗成员许××同学，一进学校即被红卫兵殴打。红卫兵命“红旗”成员李×同学当众脱下衣服，不允许她穿军装，使她倍感受侮辱
- 8月26日红旗领导人之一李南生同学来到学校，即被围攻鞭打，是一群小红卫兵，他根本不认识。
- 红卫兵王×用皮带抽打曹新书，一边打一边吼：“叫你不觉悟！”意思是曹没有及时站出来，像她那样批判姜培良和参加红卫兵。该红卫兵知道曹出身好，文革前和曹关系还不错。像这样陷“好友”于敌的，还不止这一件。
- 红旗成员许建忠当时也外出了，下午三点多钟，王谦带人抄查了红旗小院，碰见许建忠，上去打了他一耳光。
- 钟山同学反对“对联”并与其他同学共同发起组建“红旗”，遂被红卫兵忌恨；文革初起钟

山同学的父亲钟伟将军所谓“彭黄死党”问题被传达到解放军大校级，更引发二附中红卫兵对其仇视，诬其为“红旗内参”“黑参”。曹滨海事件发生，她遂被诬为“曹滨海的黑后台”，遭到红卫兵残酷迫害。26日，她听说“红旗”被砸抄、人员被扣，遂赶到学校，一进校即被本班红卫兵头头拉进宿舍，接踵而来的是扇耳光，罚跪，抡军用皮带抽打，抓住头发用剪子乱剪。军用皮带铜头抽在眼睛上，眼睛立刻出血、黑肿、封住了；拽搯推打中两只鞋子都被打脱落了。钟山同学说：“他们说要把我押到十万人大会上去陪斗。那个大会要是真开成了，我能不能活得成就知道了。”

- 刘绮菲同学说：“八二五”那天，我在宿舍，同学G××喊我（厉声）：“刘绮菲，过来！”把我带到小宿舍，进门看见钟山坐在床上，光着脚，头发好像已经给绞了，几个女红卫兵，又高又壮，拿着皮带，冲着她当胸就抽！夏天啊，就穿一小薄单褂，啪啪地抽！钟山什么也不说，一句话都不说，好像也没叫唤。我站那就想：打完她该打我了。我也什么都没说，说什么呀！也不知为什么，有一个初中红卫兵冲着我大喊一声“滚！”我赶紧跑了，躲出去了。
- 刘贺先同学说：我一进学校，就看见钟山被一群红卫兵推推搡搡的从宿舍往外面走，头发被绞得乱七八糟，眼睛被打黑了封住了。我问：“钟山你是怎么了？”钟山说：“她们说我是狗崽子。”记得在场红卫兵好像说要让她第二天陪斗。
- 季焯：“陪斗？往外走？去劳改队关押？”（当时“牛棚”在宿舍和校门之间）
- 刘贺先同学：应该是。劳改队在一进校门那嘛。红卫兵看我跟她说话，就把我和她一起又押回了小宿舍。她鞋都掉了，光着两只脚，坐在床上，她个矮，脚够不着地，小红卫兵就拿皮带铜扣来来回回地抽她的脚，不是特别重的那种，耍弄玩儿。
- 刘贺先祖辈是工人贫下中农，父亲是普通职员，也被推进对面大宿舍，踢膝盖窝罚跪，鞭打。刘贺先说：“他们打我的时候，我唯一的罪名是跟着钟山跑。其实说这罪名。我还不乐意呢，怎么是我跟着她？！是我保护她，给她鼓励，做她精神支柱。”“当然，当时也不是很自觉的要‘保护她’，‘精神上支持她’。她眼睛被打伤，头发剪得乱七

八糟，有家不敢回，我只能把她领回家。”事后刘贺先带钟山去自家避祸，带钟山看眼睛，理发。医院大夫一看钟山那样，不给治，刘说明“她出身红五类”，这才给看。

“后来我们试探着回到她家，一个大院子空无一人，我只能留下陪伴。去理发馆，理发师傅挺好的，什么也没问就给理了。记得有一天我们都中了煤气，幸亏她三哥那天回家，把我们从厨房弄出来，双双躺在院子里。还见到了她的父亲——钟伟将军，生死置之度外，和蔼、乐观。”刘贺先在钟山家陪了她很长一段时间。此间，红卫兵也去过钟山家，有的是去看看，有的是去找茬儿。

- 季焯被勒令回校取行李，8·26回到宿舍，见行李衣物等全被扔出来，小红卫兵一边往走廊扔她的衣物鞋子等，一边谩骂侮辱。红卫兵王×打完钟山，看见季焯，即将其推进大宿舍，劈头盖脸，挥鞭便打。本班红卫兵I×在一边挥鞭助阵。期间季焯不肯下跪，即被他们从后面猛踢膝盖窝致其跪倒，鞭打中侮辱谩骂，不一而足。此前因季焯参加一些不同意见者的小型聚会，又不肯向闻讯带红卫兵来镇压的王×低眼示弱，引其怀恨，本次殴打侮辱季焯，借机报复的成分很大。
- 张新同学：我挨过打。出校门，G××正气势汹汹的，叫住我，“张新！”她是初二的，打人厉害，上来抽了我几皮带，还骂了我几句。她是主动打人。高中王×闹得厉害。女的出头。
- 初三一班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全被逼跪在教室里
- 刘绮菲同学看见操场上，一个初二的小男生被一群红卫兵追着毒打。她看见这个小男生挨过好几次打，高中朱景龙同学保护过这个小男生。
- 64级文科班一位男同学在操场上被一群初中红卫兵毒打。
- 高三二Y××同学在操场被围攻，裙子都被绞破了。
- 高一刘××同学“八二五”事发时不在场，下午来到学校，迎面碰见王×，她挥鞭就要打刘。因为刘观点与红卫兵不同，在大字报上签名。

- “八二五”当天下午3点，朱元同学从三楼教室出来，即被高中一个女红卫兵带着一群小红卫兵围攻，他们喊着“保皇派”“走资派大红人”、“这回你见识了红卫兵的厉害了吧”之类，鞭子围着朱元身体抽来抽去的，有七八次，但没有落到他身上。朱元分析说，那女生过去跟他一起做团的工作，很熟悉，没好下手，要是换了其他人，鞭子肯定早抽下去了，她眼都红了。另外，自从被工作组批判彻底孤立后，朱元没有怎么说话，小红卫兵不太了解他，所以没有真打。

4. 需要说明的

打普通老师同学时，多数红卫兵没有动手，暴行多是初中红卫兵所为。高中生打人的是有数的几个人。一些红卫兵在缓和暴行时还是起了作用的，如：

- 文科班那位男同学在操场上被毒打时，是同班一位女红卫兵赵××上前制止解围的。
- 钟山遭毒打扣押，最后是在场的同班同学红卫兵刘 C 一边骂骂咧咧的一边连轰带护地把她放离了现场。
- 王志乐的行李被扔下四楼后，他直接找红卫兵领导贾××理论。后来贾××制止了这几个小红卫兵往窗外扔行李。
- 季焯在挨打时大声喊叫抗辩，却没像钟山被打那么厉害。后来分析，原因之一是之前钟山被打的惨状，让打人者有点心虚了。同学毕竟不是最高领袖钦指的直接打击目标。
- 胡依年同学说，“八二五”之前，她看见在烈日下一帮小红卫兵往高云脸上身上泼开水，她就去找红卫兵头目李 WL，说：高云有高血压，你应该制止他们这么胡来。李 WL 当众训斥了胡依年，但事后还是去制止了。她们文革前有过接触。
- 季焯分析：高云之所以能捡回一条命，应该和这事有关系。在“八二五”红卫兵打死姜培良靳正宇时，就有人听到打人者之一说“高云有高血压，注意点。姜培良没关系，身体好，……”李 WL 是红卫兵中最疯狂的，因为他是高三的，在红卫兵中煽动力最大，“八二五”惨案和他有最直接最大的关系。但在他对待高云这问题上，我们还是应该实事求是。

- 王×要打刘自芦同学时，被红卫兵领导之一钟××制止了。

结束语

本报告各章所列材料，仅只是我个人有限范围内了解的事例，离全面还差得很远。

到底有多少师生被侮辱谩骂殴打抄家批斗，我无法统计。在校内，除了大庭广众之下众所周知的虐杀樊西曼姜培良靳正宇之外，二附中红卫兵有没有打死过外面抓来的人？二附中红卫兵在校外到底抄了多少家、打了多少人、打死了多少人？更是难以统计。当年参与其中的红卫兵特别是红卫兵头头们不出来说明，恐怕会成为永远的谜。

二附中“八二五”事件发生在阶级斗争的狼奶常年滋养的思维惯势下，在8·18“要武”的鼓动下，在整个社会暴戾肆虐的狂潮中，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们，被血刺激被“阶级仇恨”煽动，冲动以致发昏，隐藏的恶及个性缺陷扩张，人性被扭曲成兽性，竟至出现这样群体向曾热爱的师长、尊崇的老革命、同窗甚至好友施暴的局面，以致打死自己的师长！这不能不让我们深思。绝对不能让它再现，这就是我和许多同道的追求。🔥

【附录】

我遭遇的八二五

钟山

8月25日，翻校墙逃出的王文德到家找我，带来了惊人消息：红卫兵到同班曹滨海家抄家并殴打其母，曹滨海用刀砍伤了为首的陈涵实！因曹滨海与红旗观点接近，红卫兵诬蔑红旗是“狗崽子的黑保卫伞”，宣布取缔，查抄总部，还殴打扣留当时在校的红旗人员。

核心组决定其余人员去空军大院张圆圆家集中商议对策，因红卫兵说我是曹滨海砍人的黑高参，正找我，并可能来抄家，让我别返校，别留家，速去圆圆家。他走后我考虑流血事件是激化矛盾造成的恶果，不该由红旗承担责任，更不愿红旗人员因我而受牵连，决定先返校去换出他们。

去二附中的各公交车站上已有红卫兵在散发传单：“狗崽子杀人啦！血债血偿！”还有的上车发传单，气氛压抑、恐怖。走进校门，肃杀之气更是扑面而来，没人敢与我说话，身后是指指点点……，红旗总部里桌倒椅翻，狼籍一片，正想找人问问红旗人在哪里，我们班校红卫兵的头头之一江x带着一帮人赶来，劈头喝问：“正找你呢，你倒来了！”红卫兵把我围住了，“知道你们找，我就来了。红旗其他人呢？”“早赶出学校了！带她走！”我心顿安，便不再多说，被他们一路推搡着带往宿舍楼。

文科班女生宿舍里已有十来个女红卫兵在等着，有我们班的，有高二(1)班的王x，其余多为不认识的低班同学。进门后她们先让我下跪向毛主席像请罪，我拒绝，被人狠狠用脚踹倒在地上，按住手脚让交待“砍人密谋”，我表示自己作梦都没想到过杀人，和他俩也无往来，何从谋起？她们不再容我分辩，开始抡起皮带打人，每抽一下伤一道，浑身上下火烧火燎地疼成一片。有人找了把剪刀，又开始七手八脚乱剪我头发，还有人想看看“她哭了没有？”，揪抬起我的头，这时王x一皮带抡到我脸上，皮带的铜扣正抽到我左眼上，一阵巨痛后这只眼完全睁不开了，还有又粘又热的液体流下来，我想这只眼怕是完了！心里充满愤怒与不解：是什么把她们变得不讲法，不讲证据，只想靠私刑和向人施虐来证明自己革命呢？！认定她们已无理可喻，我决心不再多说一句话，咬牙硬挺吧。

可能打累了，她们停了手，把我推到对面小宿舍关了起来。我靠床上休息了一阵，听到她们在打第二个人，是刘贺先，刚才在路上碰到过。一段时间后，她也被推进了这间“牢房”，才知道红卫兵勒令住校生限期内取走个人行李，她因此返校的。见她嘴上糊着紫褐色的东西，我惊问：“是血吗？”她苦笑着说：“不是。”原来红卫兵在她书包里翻出一袋仁丹，就整袋塞进她嘴里了。她虽是工人出身，但同意红旗的一些观点，又翻出了她带的准备还

我的小说《清江壮歌》，也成了她和我勾结的铁证，更该受“教训”了。说话间又听到她们在打第三个人了，“你们凭什么打人！”从带着哭腔的抗议声听出是我班的季烨，她也来取行李，赶到了已打人成瘾的红卫兵手里，好在最后把季烨放走了。被关着，时不时有红卫兵开门进来，看看，骂骂，打打。近晚饭时，我班红卫兵的头头们又来了，没有一句道歉，还威胁说要把我俩拉到第二天的什么“万人批斗会”去陪斗。后来，有人送来几盆馊饭，我们都没吃。想到第二天的陪斗肯定更凶险，但自己还须坚持不求饶，不认错。

天已晚，开始下雨，心绪难平，但此时发生了一件很长时间令我疑惑不解的事：轮班看守我们的是同班一男生，他突然伸头进门，大声喝斥：“还不吃饭，真讨厌！……还不快滚！滚！”骂骂咧咧声中他走远了，但并没有锁门！此时不“滚”，更待何时？刘贺先扶着我，悄悄走过走道、宿舍楼、学校门。刘贺先提出到她家更好，但必须先疗伤。离最近的医院挂急诊，医生立即做了检查和治疗，告诉我：“敷药后会消肿，积血也会慢慢被吸收，视力会有损伤，但不会失明。”我放心了。

女儿深夜才归，还带回个一看便知会惹麻烦的不速客，刘妈妈却不多问，热情地张罗着让我们吃饭，休息，宣布欢迎我来住：“这里是安全的。”以她的善良、对女儿信任，对文革怪现状最质朴明达的判断，为我撑起了保护伞，待如家人。约一周后，刘贺先又陪着我回到了我的家，还照顾了一段时间。👍

【附录】

母亲刘云与师大二附中

叶林明 叶林辉

我们的父亲母亲都是知识分子，毕生从事教育工作。父亲叶苍岑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知名教授；母亲刘云曾在中学担任外语教师。我们家在西单武功卫胡同师大家属宿舍。

文化大革命中，他们都无端遭受到了非人的迫害，1966年8月25日，我们的母亲刘

云更是被一伙红卫兵暴徒当着她亲生孩子（叶林明和叶林辉）的面活活打死，场面惨不忍睹，事件经过如下：

1966年8月25日上午10点我母亲就已经开始被暴徒们惨无人道地开始毒打，北京师范大学二附中的一伙红卫兵暴徒近10人在抄完同宿舍住户白寿彝的家之后路过我家，他们中有师大历史系教授白寿彝之子白至德的同学贾延岩（现在已经改名贾岩燕，任海虹企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以及李湘斌、刘诚等。看到门上的《勒令》后，他们问这家谁是国民党员，同院造反派袁长山、赵芝、关淑英等指着我母亲挑唆说：“她是国民党员，她丈夫也是国民党员”。这伙人冲进我家就打砸起来。几个红卫兵对母亲骂道：“你他妈的老混蛋！”并狠狠地左右开弓抽母亲的嘴巴子，母亲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他们叫道：“要武嘛，文斗不是保护你的！”于是硬木尺子、带铜扣的武装皮带更加狠毒地向妈妈抽过来。师大二附中的红卫兵暴徒们反复地在屋里搜、砸、抢、偷，把前天抄家剩余的东西都扔在地上用脚踩，硬木桌椅被砸毁，大衣柜也推翻在地，一时家里又是碎片满地，满目狼藉。匪徒们还把剩余的书籍堆在院子里焚烧。与此同时，十几条皮带打的妈妈无法忍受，母亲没有办法就往院子里跑就又被拖回打得更加凶残，母亲满地打滚，满脸淌血，惨叫声声，衣服都打飞了，全身肿胀起来。母亲哭着大喊冤枉，但是暴徒们完全不听。我们上前央求暴徒们停止，回答我们的只是一双双怒目圆睁的眼睛和呼呼作响的皮鞭。

这时，西长安街派出所民警干部魏志民来了（他是负责本街道治安的片警），我们急忙向他求助，母亲也抱住他的腿哭着央求：“你救我一条命吧，你救我一条命吧”。但魏警官不予解救，还一脚把母亲踢开。接着，暴徒们把母亲用绳子五花大绑捆起来，从街上截来一辆卡车将她押往相隔一条街（西单石虎胡同）的民族学院附中。

那些天，民院附中的操场上，不论白天黑夜，都上演着施暴行凶的惨剧，受刑人的惨叫声我们附近几条街道都听得到。卡车到了那里后，二附中的红卫兵暴徒加上民院附中和四十七中的另一伙暴徒刘红路、刘晓康、吴波尔、买里木、赵鹤坤等一齐动手先把我母亲押往一间大堂跪下（该校占据的是庙产），他们请院里的造反派头头在沙发上落座。这时，

我母亲的双手被紧紧地捆着，我们兄弟两个在妈妈左右紧紧地扶着她才不至于倒下。当时她已经被打得大量出血，但是随着新一轮“揭发批判”，有暴徒在妈妈后背上猛踹一脚，母亲惨叫着，头狠狠地撞在水泥地面上，接着多少只脚踢，几十条带铜扣的武装带一起向妈妈打去。

每当稍有喘息，关淑英、赵芝等就跳起来“揭发”，于是惨剧重演。但无论怎样遭受毒打，妈妈就是不承认强加给她的所谓罪行，每当他们厉声追问母亲是否说过“反动”话时，妈妈都挣扎着摇头用微弱的声音回答：“没说过……，没说过……”。红卫兵逼不出口供，就用皮带更猛烈地抽打，用脚更猛烈地踢。当妈妈被打昏过去，暴徒们就兴奋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由于母亲坚持不肯承认强加给她的种种“罪名”，暴徒们把母亲拖到操场的一个台子上，他们在操场集合起人，将被他们非法扣押的所谓有问题的教职员工作为陪绑，又是打一阵，逼问一阵，打一阵，逼问一阵，直打得母亲遍体鳞伤，头皮开裂了，鲜红的血慢慢地沿着被剃的仅有的一点乱发，和着碎肉流经她那沾满尘土的脸颊，滴在那台子上，最后妈妈连惨叫的力量都没有了。在几个小时惨无人道的折磨和毒打下，我们的母亲悲惨死去，她老人家两眼圆睁，真是死不瞑目啊！这时暴徒们却欢喜若狂，他们更加兴高采烈地跳着脚高呼口号。

下午，传来师大二附中高二学生曹滨海（干部子弟）砍伤了红卫兵陈涵实的消息，贾延岩（现在已经改名贾岩燕）、李湘滨、刘成带领师大二附中红卫兵迅速撤离，匆忙赶回学校残杀革命干部、新四军老战士樊西曼。

我们的妈妈刘云生于1919年，籍贯河北磁县，从小随着她母亲在姥姥家生活。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年仅18岁的她毅然决然地从军参加了抗日战争，在军旅中担任抗日宣传、文教，救护工作，经历过台儿庄战役的洗礼。后来做过财会、审计和教师等工作（在北京36中任外语教员，文革前一年因病在家休养）。她一生勤恳坦荡，清白做人，不想竟在光天化日之下遭此厄运。 

【本刊聲明】

本 刊 聲 明

《記憶》創設於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間，面向業餘，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記憶》非慈善、非公益。編者盡義務，作者無稿酬。凡認同《記憶》宗旨，成為本刊會員，遵守本刊規定者，皆可獲得本刊。

《記憶》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宗旨，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為刊訓。遵奉眾生平等，百家爭鳴之精神，凡擺事實，講道理的文字，無論何門何派，皆可刊發。除特殊情況，本刊要求首發。所發文章，不代表編者觀點。

本刊所載的文字、照片、圖表等內容，均受國家法律和對中國適用之國際公約中有關著作權規定的保護。未經著作權人授權，任何人不得改編、轉載、複製或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獲得合法授權的，應在授權範圍內使用，必須為作者署名，注明“來源：《記憶》第××期”字樣，並按有關國際公約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有關規定向著作權人支付費用。

違反上述聲明者，本刊將依法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

聯繫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選摘、引用本刊文章，請注明出處

本期編校：方惜辰

本期封面：鄒 行